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詼諧類

火災可賀 國初有沈子均者，從朱近修游妙峰菴，遙望棲鳳村火災。棲鳳村者，故沈所居。人為沈弔，沈曰：「可賀也。」詰其故。曰：「國破矣，家未亡也。家亡矣，身猶存也。侘傺至此時，庸何弔？以世俗言，身不死，便可賀。賀不加於弔，弔不加於賀也。」

齊脫貂裘捨狷獠

國初定制，三品以上，得衣貂及捨狷獠，乃任葵尊為御史時所疏定也。王漁洋戲為詩曰：「京堂銓翰兩衙門，齊脫貂裘捨狷獠。昨夜五更寒透骨，舉朝誰不怨葵尊。」

枋頭之敗垓下之誅

姜垓字如須，華陽人。夙與長洲徐昭法孝廉枋善，嘗客吳中，一日，偕入市，姜顧徐曰：「桓溫一世之雄，尚有枋頭之敗。」徐應聲曰：「項羽萬人之敵，難逃垓下之誅。」相與大笑。

狀元歸去驢如飛

順治開科狀元，為東昌傅相國以漸。相國曾扈駕，騎蹇驢歸行帳。世祖在高處眺望，寫其形狀，戲題云「狀元歸去驢如飛」。畫幅二尺許，設色古茂。

一顧再顧

順治初，吏部諸司郎官，最為清要。吳郡顧松交名予咸，顧蒞來名贊，俱以吏部郎解職里居，賓客輻輳。一日廣坐中，一客忽曰：「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也。」

我身乃兒生之

沈稽中，名儒，青浦人，論《尚書》甚精。其父君化，於順治時，有怨家詣軍門，誣以大逆。時方治反獄，誅殺日數十百人。吏到門，舉家惶懼，稽中挺身出曰：「我即君化也。」訊時，顏狀不變，詞理條暢，竟得釋。君化歎曰：「兒之身，我生之。自今日以往，我之身，乃兒生之。」

翦取吳淞半江水

順治甲午，張爾唯學曾自京曹出守吳郡，同官孫北海承澤、龔孝升鼎孳、曹秋岳溶三人設宴為別，各攜所蓄名蹟相玩賞。張因出江貫道《長江萬里圖》誇，相與贊羨不已，欲裂而分之。張大窘，孫集古句戲之云：「翦取吳淞半江水，惱亂蘇州刺史腸。」

人夢出夢

萊陽宋荔裳、新城王西樵、嘉善曹顧庵同游杭州西湖，一夕，看演邯鄲盧生事，酣飲達旦。曹曰：「吾輩百年間人夢出夢之境，一旦縮之銀鑿檀板中，可笑亦可涕也。」

歲在龍蛇

陸麗京嘗遭危疾，宛轉床第間，猶喜滑稽。一夕，語陳際叔曰：「奈何歲在龍蛇。」陳慰之曰：「正恐吳中高士。」

筮短龜長

順、康間，有龔、萬二郎中，同舍相狎，龔長而萬短。一日，同僚畢會，龔復以短小為謔。萬徐曰：「左氏云『筮短龜長』，殆為兄發耳。」

朱移尊徐家筵

禾中朱竹垞、徐勝力為康熙己未宏博同徵友，竹垞居梅里，勝力居城東角里。勝力嘗邀竹垞飲，或竹垞移尊勝力家，彼此嘗以名相戲，有「今日朱移尊，【音同彝尊。】明日徐家筵【音同嘉炎。】」之謔。

駝水駝湯

湯西厓少宰未遇時，與姜西溟太史同客都下，每出，則從西溟借馬乘之。一日，西溟投以詩云：「我馬癩郎當，峻嶒瘦脊梁。終朝無限苦，駝水復駝湯。」

是解是蠹

黃吾堂嘗飲范笏溪所，范舉宋人語：「二螯八足一團大腹」，曰：「君姓是解。」黃舉《禮記·檀弓》語：「范則冠而蟬有綏」，曰：「君姓是蠹。」范大稱賞。

有龍有鳳

松江錢舍人葆汾，康熙戊午曾舉博學宏詞者也。問董孝廉曰：「君家有龍，何也？」董曰：「猶君家有鳳耳。」

差勝肉林

董蒼水之子晴川臞，林南華肥，夏日裸坐，林曰：「真骨董。」董曰：「差勝肉林。」

朋友得夫妻之樂

太倉吳元朗曠、海寧查聲山昇、仁和湯西厓右曾，為康熙戊辰進士同年，並負詩名，同官京師，恒唱酬竟日夕。某夕，社集聲山寓齋，時值初春，天寒雪甚，因下榻焉。漏已三商，聲山、西厓同榻先寢，元朗猶推敲未已。聲山戲於枕上屬對云：「孤吟午夜，文章有性命之憂。」元朗應聲云：「雙宿春宵，朋友得夫妻之樂。」聲山聞之，戲拍西厓肩云：「湯婆子，吾儕速睡休，勿令若人攪清夢也。」三人皆為之軒渠。

立得手痛得寫得腳痛

京朝各官，以儷直內廷為榮，然實不勝其苦，咫尺天顏，垂手侍立，久之，則氣血下注，十指欲腫。若派寫進呈書籍，則終日伏案而坐，兩腳不得屈伸。康熙朝，王宮詹圖炳直南書房有年，嘗奉命書《華嚴經》全部，出語人曰：「伺候時立得手痛，鈔錄時寫得腳，此豈豈外廷所知。」

山頭蓋起水晶殿

宣城施愚山侍講聞章愛才如命，其督學某省時，有一名士入場，作「寶藏興焉」文，誤記其句在水下，錄畢而後悟之，自知必被除名，乃作詞以書於上曰：「寶藏在山間，誤認卻在水邊，山頭蓋起水晶殿，瑚長峰尖，珠結樹顛。這一回，崖中真跌殺撐船漢，告蒼天，留點蒂兒，好與友朋看。」施閱至此，和之曰：「寶藏將山跨，忽然間在水涯，樵夫漫說漁翁話。題目雖差，文字卻佳，怎肯放在他人下？常見他登高怕險，那曾見會水滄殺。」

尚書少庶子多

康熙辛未，奉旨開局專修《尚書》，華亭王司空頊齡為總裁，纂修、協修諸員皆特簡。一時薈萃名流，支給官物，按卷進呈，及夏秋則封達熱河行在。東華珥筆，中禁蜚聲，稽古之榮，不可一世。惟《尚書》卷帙無多，竣事易而撤局速。又司空頗蓄姬侍，皆有所出，平日堅持雅操，雖洵濟清要，而宦橐顧不甚豐，其長君圖炳官春坊庶子，恒以分產不給為憂。或戲為撰聯云：「尚書祇恨《尚書》少，庶子惟嫌庶子多。」

京職各署之比擬

京諺云：「翰林院文章，太醫院藥方，光祿寺茶湯，鑾儀衛轎扛。」又云：「吏科官，戶科飯，兵科紙，工科炭，刑科阜隸，

禮科看。」蓋各言其職守也。又巡城御史諺云：「中城珠玉錦繡，東城市帛菽粟，南城禽魚花鳥，西城牛羊柴炭，北城衣冠盜賊。」蓋各言其所巡之地，華樸喧寂，迥不同也。又稱翰林院講讀學士云：「無事日有事，有事日無事。」詹事府衙門云：「開印日封印，封印日開印。」蓋遇翰林院直日，講讀學士遞無事摺，如有應奏事件，則由掌院學士具摺而學士弗與也。至於東宮官屬，則政務清閒，用印日少故也。

吏部之喜怒哀樂

吏部有公宴，司員咸集，或語之曰：「公等一舉手間而人之喜怒哀樂隨之矣。」眾愕然，叩其故，則曰：「文選司掌選補、推陞及班秩、品級諸典，故曰喜。考功司掌考察、降罰及引年、稱疾、給假諸例，故曰怒。稽勳司掌喪制、終養、復姓、更名諸事，故曰哀。驗封司掌封爵、誥命、贈蔭、敘功、吏員考職等事及真人、土司承襲，故曰樂。」

康熙癸酉鄉試謠言

康熙癸酉鄉試前，御史有參翰林部曹不可提督學政一疏。相傳京堂謀出督學，故浼臺臣出疏。部下謠言沸羹，一時小說流行，有《小京堂密謀翻大局》、《死御史賣本作生涯》、《老郎中擊空筏望梅止渴》、《窮翰林開白口畫餅充飢》四劇。

惱煞老父東江

太倉唐實君考功孫華，別號東江，最鍾愛其次子頤。康熙戊子省試，東江屬望綦殷，而頤以違式不終場，遂逗撓白門，不敢歸。有吳孝廉樞者調之曰：「前有項王，後有唐郎。一箇百戰無功，羞見江東父老；一箇三場不利，惱煞老父東江。」語末四句，回文巧合，可謂善戲謔兮。

楊朝麟批詞

康熙己亥，三韓楊朝麟為江蘇布政使，其批呈訴，脫去窠臼，記其一二如下：批女尼訟其徒孫嫁人者云：「小尼姑脫卻袈裟，便穿衲襖，正佛家所謂不二法門也。爾獨何心，乃欲使之老死空門乎？爾如見獵心喜，不妨人云亦云。」又判以髮妻被佔控者云：「前陸元公一案，某以謀佔來告，本司庭審之下，乃是一個烏龜。今爾亦來告，本司仔細想來，必定也是一個烏龜。某人現在枷號示眾，爾於某人放枷之日，速即來此，本司即將枷某人之枷，枷爾之頸，免得又污本司一面新枷也。」又判賣古董被騙者云：「爾自謂善識古董，騙人財物，今亦遭人財物，貪亦遭人騙。觀戲場上，大騙小騙，甚至鬚鬚多被割去，其下場時，不過大哭一場而已，幾曾見其告狀。爾何不攜陋巷之瓢，捉叩脛之杖，負曾子之簣，向東郭燔間，乞祭餘以驕妾婦，否則吹五子胥之簫，行乞吳市中，豈無捨太公九圍錢者，儘可謀生，不必興訟。」

得卿來作掛帆人

方南堂，名貞觀，康熙癸巳，以族人望溪侍郎事牽連，隸旗籍。雍正癸卯放歸，屢客揚州，興化縣令嘗薦之於大吏，將使應博學宏詞科，辭不就試。著有《南堂詩鈔》。其《戲示小婢》詩云：「可能便結垂簷子，自願將為就木身。好似遠行舟楫具，得卿來作掛帆人。」

來見者何必知為誰

嘉興錢文端公陳群居京時，有舉子求見者，必極力贊揚。貌瘦，則贊其清華；體肥，則贊其福厚；至陋劣短小者，亦必謂其精神充足、事業無窮，各使得意而去。一日，送客歸，方解衣，子弟問客何人，尚書凝思良久，曰：「忘其姓名矣。」子弟曰：「大人如是稱許，何遽忘之？」尚書笑曰：「彼求見者，不過求贊耳！贊之而已，又何必知為誰也。」

翁仲

乾隆時，某詞臣奉敕撰墓誌銘，誤將「翁仲」二字倒置，坐降通判。瀕行，高宗為賦一絕云：「翁仲如何說仲翁，十年窗下欠夫工。從今不許歸林翰，貶爾山西作判通。」蓋每句末二字均顛倒也。

酒祭廷朝

某祭酒出試題，誤以「瑯弓」作「弓瑯」，太學生某嘲之曰：「瑯弓難以作弓瑯，如此詩才欠繳標。若使是人為酒祭，算來端的負廷朝。」此每句末二字亦顛倒也。

有字不如無字好

桂林陳宏謀退養林泉時，每與鄉中父老聚談為樂。至除夕前數日，鄉人多有以春聯索者，陳笑而受之，命人各標識於紙背。然絕不一書，亦不命書記代作。屆期，鄉人來索聯，各以故紙還之。鄉人大駭，問何不寫字？陳曰：「有字不如無字如好。」鄉人各欣然攜歸，各貼門首。或問曰：「何無字？」鄉人告曰：「陳公云：『有事不如無事好。』故不用字也。」陳聞之，亦大笑。

僧有兩妻

高宗南，巡駕次毗。一日，遊天寧寺，聞住持某僧有不規名，因詢之，曰：「汝有幾妻？」僧以兩妻對。帝異其言，又詢之，則曰：「夏擁竹夫人，冬懷湯婆子，寧非兩妻乎？」帝一笑置之。

一瞥一跛

汪巢林、樂慶夫，皆金冬心布衣農之友也。巢林而喪明，慶夫亦患足疾，不良於行。冬心作詩慰之曰：「蹇處卻勝屈膝，閉時即是垂簾。可喜靈臺不昧，何憂蓬戶常潛。」又曰：「此後已辭傾險路，從今不見尋常人。一春花福仍消受，弄影聞香各占新。」

滿朝皆忠臣

高宗循衛河南巡，舟行倚窗，見道旁農夫耕作，為向所未見，輒顧而樂之。至山左某邑，欲悉民間疾苦，因召一農夫御舟，問歲穫之豐歉，農業之大略，地方長官之賢否。農夫奏對，頗愜聖意。尋又令徧視隨扈諸臣，兼詢姓氏。群臣以農夫奉旨詢問，於上前不敢不以名對，中多有恐農夫採輿論上聞致觸聖怒者，皆股栗失常。農夫閱竟，奏曰：「滿朝皆忠臣。」上問何以知之。農夫奏稱：「吾見演劇時，淨腳所分之奸臣，如曹操、秦檜，皆面塗白粉如雪，今諸大臣無作此狀者，故知其皆忠臣也。」上大噱。

阿堵物付流水耶

朱文正公珪喜詼諧，乾隆乙丑除夕，客有訪之者，問歲事如何，因舉胸前荷囊示曰：「可憐此中空空，壓歲錢尚無一文也。」有頃，閩人以節儀呈報曰：「門生某爺某爺節儀若干封。」文正因謂客曰：「此數人太呆，我從不識其面，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！」

老蛟精

張孟詞名騰蛟，福建寧化人。家近蛟湖，乾隆中，頗負時名，朱文正公嘗以老蛟精呼之。文正詩云：「三千文士校雄雌，第一應推張孟詞。」

教讀原來是下流

興化鄭板橋大令燮，少貧，嘗為蒙師。既達，作詩自嘲云：「教讀原來是下流，傍人門戶過春秋。半飢半飽清閒客，無鎖無枷自在囚。課少父兄嫌懶惰，功多子弟結冤仇。而今幸作青雲客，遮卻當年一半羞。」

新詩和到是明年

尹文端公繼善詩才敏捷，督兩江時，與門生袁子才太史枚倡和，每得句，必快馬飛傳，袁頗憚其神速。某年除夕，已三鼓矣，袁止人持一詩至曰：「知公得句便傳箋，倚馬才高不讓先。今日教公輸一著，新詩和到是明年。」文端大笑。

東脩奉弟子

袁子才為尹文端代擬對聯，文端貽書答之，並以風肉一盤為報。書中有「謝代筆之勞，兼謝在旁磨墨者之勞，佳人聞之，必嫣然一笑也」等語。又云：「自行東脩以上，為弟子奉先生而言。今自行東脩以下，又為先生奉弟子而言。」似改《論語》作倒裝文

法矣。

錢塘蘇小是鄉親

袁子嘗言一士大夫，杭人也，工書畫，有「錢塘蘇小是鄉親」印，恒於紙尾鈐之。

青躬道人

仁和王健庵，袁子才甥也。家貧，以諸生老，晚年自號青躬道人。或問其故？曰：「無米無穴，精窮而已。」

總而言之曰窮

萊陽李尊喜詼諧，歲試屢列前茅，而貧甚。嘗自為楹聯云：「廩增附三生有幸，更有進焉者賈；少壯老一事無成，總而言之曰窮。」

只當小病一場

鉛山蔣心餘太史士銓嘗以所撰《藏園曲》示袁子才，子才不喜。心餘曰：「只當小病一場，試讀之。」子才無奈，強為過誦。越數日，心餘問及之，子才曰：「我已盡讀一過，別無佳句。惟『儘由休恁地聰明，也猜不透天情性』二語，略有風致耳！」心餘大笑曰：「先生是詩人，非詞人也。詞中所長，卻不在『尖刻』二字。」子才唯唯而已。

赤頂翠翎

河東河道總督無錫嵇滌圃，名承志，其先嘗為長蘆鹽運使，不久引疾歸。一日，偶與其妾戲曰：「吾不欲作顯宦耳。若出山，珊瑚頂，頂雀翎，有何難哉！」妾曰：「妾不敢信。主公若得赤頂翠翎，妾願作綠珠、紅拂以事主公。」乃交相拍手為證。自此出山，已而果然。

以文比神仙鬼怪

武進管輅山侍御世銘嘗與同里諸子論文，目周宿航為仙，趙法伍為鬼，沈佩蘭為怪。或戲曰：「輅山，君自作何品題？」宿航曰：「管大英風浩氣，固當以神明目之。」一時里中遂有神仙鬼怪之目。莊虛庵詰輅山曰：「何以處我？」輅山笑應之曰：「君當是聲聞、辟支耳。」

鬚抱不白之冤

陳句山太僕兆崙年逾耳順，鬚尚全黑，裘文達公日修戲之曰：「若以年而論，公鬚可謂包不白之冤矣。」

打點飢腸喫劍潭

乾隆間，揚州鹽商方盛，名士多往依之。有好客之商數家，曰方笠亭，曰汪劍潭。值梁昭明太子生日，會於文選樓，時諸名士方館於方，而汪於席間邀諸名士過其家，群諾明日移榻，因相與聯句，成一詞曰：「笠亭雖好，怎好天天擾？明日初三，打點飢腸喫劍潭。昭明太子，保佑我們休餓死。太子開言，爾與家君大有緣。」

君是蜂腰

獻縣紀文達公昀會試時，出孫端人宮允人龍門下。孫豪於酒，嘗憾文達不能飲，戲之曰：「東坡長處，學之可也，何併其短處亦刻畫求似？」文達典試，得葛臨谿太史正華，酒量冠一世，亟以書報孫。孫覆札云：「吾再傳而得此君，聞之起舞，但終憾君是蜂腰耳。」

夫人之夫字讀如字

紀文達公夫人某氏卒，高宗命侍衛致祭，殊典也。紀謝恩，高宗問曰：「汝負海內文豪之譽，且伉儷素篤，悼亡之作，必多佳著。」紀曰：「臣年老矣，衰病侵尋，文字亦頹唐，不足登作者之堂。然六十餘年結髮，鼓盆之痛，其曷能已！僅鈔襲古人陳言以塞責。」遂朗誦《蘭亭序》「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」，至「死生亦大矣，豈不痛哉」一節，高宗聞而大竹矢，曰：「王逸少《蘭亭序》祇被汝將『夫人』之『夫』字讀作『如』字，便是一段哭妻祭文矣。汝真善鈔藍本哉！」

老頭子

紀文達體肥而畏暑，夏日汗流浹背，衣盡溼。時人直南書房，每出，至直廬，即脫衣納涼，久之而後出。高宗聞內監言，知其如此，某日，欲有以戲之。會紀與同僚數人方皆赤身談笑，忽高宗自內出，皆倉皇披衣，紀又短視，高宗至其前，始見之，時已不及著衣，亟伏御座下，喘息不敢動。高宗坐二小時不去，亦不言。紀以酷熱不能耐，伸首外窺，問曰：「老頭子去耶？」高宗笑，諸人亦笑。高宗曰：「紀昀無禮，何得出此輕薄之語，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殺。」紀曰：「臣未衣。」高宗乃命內監代衣之，匍匐於地，高宗厲聲繼問「老頭子」三字何解。紀從容免冠頓首謝曰：「萬壽無疆之為老，頂天立地之為頭，父天母地之為子。」高宗乃悅。

人間四季夏秋冬

紀文達嘗於退直遇一內監，曰：「適有一聯，乞公為足成之。」出句云：「榜上三元解會狀。」文達應聲云：「人間四季夏秋冬。」內監問何故脫卻春字，文達笑曰：「君當自問其為何故也。」

其下無之矣

紀文達在直廬待漏，方與同直者諧謔，忽一小闖至，曰：「公等所說笑話，可得聞歟？」文達曰「無笑話，惟今有一人」，語至此，默然。小闖曰：「其下如何？」文達曰：「其下無之矣。」

劉玉樹小住芙蓉庵

紀文達有陸士龍癖，每笑，輒不能止。嘗典某科會試，試畢，左右傳新科狀元來謁。狀元名劉玉樹，即請見，晤後，首詢其寓何所。劉對云：「現住芙蓉庵。」紀聞此語，忽笑不可仰，旋即退入內，久不能出。有頃，命請狀元暫歸府第。劉退，惴惴然。他日再見，探其故，始知是日成一聯云：「劉玉樹小住芙蓉庵，潘金蓮大鬧葡萄架。」借用小說回目作小句，而屬對絕工，深自贊喜，故遂至是耳。

片雲孤月

紀文達屢掌文衡，門生頗多。一日，有二生同謁，一額有黑癍，一左目已瞽。文達見之，大笑不止。二生請其故，曰：「吾偶集得杜句一聯，分贈兩君。」蓋一為「片雲頭上黑」，一為「孤月浪中翻」也。

今日門生頭觸地

某生謁紀文達，一見，即跪地叩首。文達忽大笑，或問之，曰：「吾憶夜來事，得一佳對。」其對語即「今日門生頭觸地，昨宵師母腳朝天」也。

雞飛旋於芭蕉之側

有名林鳳梧者，謁紀文達，文達問其命名之義，林誇曰：「生時母夢鳳棲於梧桐，故名。」文達歎曰：「太夫人之兆，可謂佳矣。設若夢一雞飛旋於芭蕉之側，則足下之名，便不堪入耳矣。」

平平仄仄平平

紀文達新製蟒袍，與其戚某戲曰：「昨親家母來看舍女，見弟新袍，徘徊熟視，弟有詩贈之。」某曰：「願聞佳詠。」遂吟曰「昨宵親母太多情，為看花袍繞膝行。看到夜深人靜後」，誦至此句遂止。某曰：「還有結句。」文達曰：「無矣。」某曰：「如何無結句？」文達曰：「結句無非是平平仄仄平平而已。」

平上去入

有山陰平太史者，在京師續娶，紀文達所贈賀禮，中有詩韻一部，凡四冊，分題以「之子于歸」四字，平不解。既而赴讌，酒

半，平從容問曰：「昨蒙寵賜，內有詩韻四冊，及所題之字，皆未識命意所在，今願竊有請也。」文達曰：「無他，詩韻者，平上去入而已。之子于歸，自應是平上去入耳。」

望月彈琴

紀文達有中表牛稔文者，其子坤娶婦，贈一聯云：「繡閣團團同望月，香閨靜好對彈琴。」牛大賞之，以其雋雅也。明日，文達往賀，指此聯曰：「吾用尊府典故，何如？」

女子小人寡婦鰥夫

或以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」句令紀文達屬對。文達曰：「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。」蓋欲使女子小人、寡婦鰥夫作偶也。

飲馬馱人

陸耳山學士錫熊驅車謁客，便道過紀文達，語之曰：「適飲馬四眼井，此五字以何為對？」文達曰：「即以閣下對之，可乎。」蓋「馱人陸耳山」五字也。文達固以陸為馬以戲之耳。

文治日光華

紀文達與王夢樓太守交莫逆，夢樓名文治。一日，退直獨早，匆匆至王寓所，遣家丁寄語其夫人曰：「頃在南書房，奉旨封王文治妻為光華夫人，特來賀喜。」夫人疑信參半。夢樓歸，夫人語以故。夢樓曰：「若為曉嵐所給矣。」夫人詰其故，夢樓不語。蓋其時都下春聯有「皇恩春浩蕩，文治日光華」句也。日字之音，蓋借作耳。

是狼是狗

紀文達宴於某尚書家，同座有某御史，亦滑稽者流，見一狗從庖前過，乃佯問曰：「是狼是狗？」「侍郎」與「是狼」同音，意指文達也。文達急對曰：「是狗。」尚書問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文達曰：「狗與狼有不同者二：一則視其尾之上下而別之，下垂是狼，上豎是狗；一則視其所食之物而別之，狼非肉不食，狗則遇肉喫肉，遇屎喫屎。」蓋「上豎」與「尚書」同音，「遇屎」又與「御史」同音也。

疣太守

某太守嘗謁紀文達，文達見其左額有疣，大如胡桃，訝曰：「君擁連城，統僚屬，纍纍者何以儀眾？某市有某醫能療此疾，願甚秘其術，必先具厚禮，徐告以情，乃可。」某如言，既見，則此人額亦有疣，乃悟為所戲，恚而歸。

神行太保靴箭走水

紀文達酷嗜淡巴菰，頃刻不能離。一日當直，止吸煙，上忽召見，亟以煙袋插入靴箭中趨入。奏對良，久火熾於襪，痛甚，不覺嗚咽流涕。高宗驚問之，則對曰：「臣靴箭內走水。」蓋北方謂失火為走水也。乃急揮之出。比至門外脫靴，則煙燄蓬勃，肌膚焦灼矣。先是文達行步最疾，每入朝同僚咸落後，彭文勤戲語同人曰：「曉嵐確是神行太保」文達應聲曰：「雲楣不愧聖手書生。」比遭此厄，不良於行者累日，文勤又嘲之為「李鐵拐」焉。

謫居猶得住蓬萊

紀文達為人書聯，其上聯，必用「聖代即今多雨露」句，下聯亦集唐詩為之，然絕不重複。一日，有巧其書聯者，則以詞林沓擢卿貳旋又奉詔回原衙門行走者也。上聯仍用舊句，下聯則「謫居猶得住蓬萊」七字也。

中書君什麼東西

乾隆某年，工部署被火而燬，高宗命侍郎金簡【朝鮮人。】鳩工修復。有作上聯者曰：「水部火災，金司空大興土木。」久之，無有對者。一日，紀文達遇一鄉人之為內閣中書舍人者，談次，中書述上聯。文達曰：「是不難，第恐累取耳。」中書詰之。文達曰：「北人南相，中書君什麼東西？」

進士皆牡丹亭腳色

乾隆庚辰一科進士泰半英年，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《牡丹亭》全本腳色。如狀元畢秋帆為花神，榜眼諸重光為陳最良，探花王夢樓為冥判，侍郎董梧岡為柳夢梅，編修宋小巖為杜麗娘，尚書曹竹墟為春香。諸同年每呼宋為小姐，曹為春香，宋、曹竟應聲以為常也。更有奇者，派南康謝中丞啟昆為石道姑，漢陽蕭侍御芝為農夫，見謝、蕭者，無不失笑。

是太公的令兄

滿人法某以滑稽聞，尤長於文事。督學某省時，某考生有書「員」為「貧」者，法斥之，某不服。法援筆批其後云：「私和勾勾，吉去呂台，汝若再辨，革去秀才。」某乃心折。有某童生，年且七旬，法憫其老，恩給秀才，戲作《寶塔歌》曰：「翁，古童，時運通，白髮蓬鬆，是太公的令兄。」

說起窮來不算窮

吳山尊學士肅初官太平訓導，一日，宴於郡齋，即席口占二律云：「諸公莫說教官窮，說起窮來分外窮。兩個對頭稱正副，一年餬口仗生童。可憐歲考猶難免，縱有優差也不豐。不信但看鹽典例，三錢倒有二錢銅。」「諸公莫說教官窮，說起窮來不算窮。中轎居然安七尺，上台也只打三躬。老夫子叫人人是，外翰林稱個個同。日上三竿猶未起，勝他多少磕頭蟲。」其他有自撰楹聯，或嘲或諷者，如李時庵大堂聯云：「掃雪呼僮，莫認今朝點卯；轟雷請客，都知昨日逢丁。」傅芝堂聯云：「百無一事可言教，十有九分不像官。」屠筱園聯云：「教無可教偏稱教，官不成官卻是官。」陸定園聯云：「近聖人居大門徑，享閑官福小神仙。」沈秋河聯云：「讀書人惟這重衙門，可以無妨出入；做官的當此種職分，也要有些作為。」

多年不得詩書力

仁和厲樊榭孝廉鶚，詩集甫刊行，海內即有繙本。有刻書於楚中而以印本寄之者，刻書者與厲不相識，於姓旁誤增「力」字作「勵」。厲賦詩寄之云：「展卷風前睡眼醒，何人不辨六書形。蕭生有系知非鄭，溫尉如存笑帶令。旅食欲添雙鬢白，鄉書祇說兩峰青。多年不得詩書力，早晚煙波買釣舡。」

敝姓曾連顧孟平

嘉善黃霽青大令名安濤，咸、同間詞人也。同年生某投札致候，誤書「黃」為「王」，乃答以詩曰：「江夏琅琊未結盟，廿頭三畫最分明。他家自接周吳鄭，敝姓曾連顧孟平。須向九秋尋鞠有，莫從四月問瓜生。右軍若把涪翁換，孤負籠鵝道士情。」

割耳剝皮

有周某館於氏，周呼陳為東翁，俗尚然也。陳不解，以為己姓明明為陳，何呼我以東？思有以報之。一日，忽稱周曰吉先生。周曰：「我姓是周，非吉也。」陳乃曰：「我姓是陳，非東也。汝既割余之耳為東，吾不得不剝汝之皮為吉。」

馬盧兩生相並

有知府馬姓、知縣盧姓二人會銜出示，幅小而字多，兩姓相並，府先縣後，距離絕近。一鄉人閱示者，卒然曰：「驢字何反寫也？」旁觀者莞爾而笑曰：「他日者，吾邑侯不次超遷，官階在太守上，則驢字當改正矣。」

字義之好者皆從羊

某太史一生不講《說文》，一日宴會，進羊肉，客有不食者，太史曰：「此品最美，何不食耶？試看古人造字之由，『美』字、『鮮』字、『善』字、『羹』字，皆從羊，即吉祥字亦從羊。凡字義之好者皆從羊，非言其美乎！」

大花面

涇縣包慎伯大令世臣嘗於上大府稟中用「小柴胡湯」四字，以是罣彈章。晚年談鋒更厲，滔滔不竭，或以拄杖指天畫地，人稱

為包大花面。好事者撰聯戲之云：「說話渾如大花面，罷官祇為小柴胡。」

拜佛佛無知

某太史一生不信佛，然愛寺院風景，輒往游玩。僧人請其拜佛，輒不應，乃自書五信偈於扇頭云：「逢僧必作禮，見佛我不拜。拜佛佛無知，禮僧僧見在。」

教演女兒兵

和珅好談諧，所言多市井語。一日，乾清宮演禮，王大臣咸集，中有薰香傅粉之少年，珅笑曰：「今日正如孫武子教演女兒兵矣。」

而今跳出圈圈外

山陰童二樹以畫梅著稱於世，嘗題云：「左圈右圈圈不了，不知圈了有多少。而今跳出圈圈外，恐被圈圈圈到老。」童嘗應道試，方入場，隸搜其身，恐有懷挾也。即拂袖歸，曰：「朝廷竟以盜賊待士子乎？」自是遂絕意進取，此即所謂跳出圈圈外也。

此亦妄人也已矣

松江張星為諸生，有才名，嗜酒而狂。嘗以夏日浴於泮池，鬥禁之，弗聽也。後聞於正副兩廣文，出而呵責，張以污泥藻覆面，赤身立水中，兩手擊水以拒之。廣文怒，命門斗拘之尊經閣，令作文，以「此亦妄人也已矣」句命題。張援筆立就，其後二比，出股云：「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。」對股云：「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，此亦妄人也已矣。」兩廣文愈怒，欲斥革之，愛其才，釋焉。

認祖宗

嘉慶初，常熟蔣因培官山東知縣，以好談諧觸大吏怒，落職。時相國蔣攸銓總制兩粵，雅重其才，亟招之入幕，為記室。一日，蔣談及蔣氏宗派，意在與因培聯譜也。因培避席對曰：「蓬華安敢妄附華胄？中堂乃《水滸傳》中蔣門神之苗裔，若因培者，不過《金瓶梅》人蔣竹山之一嗣孫而已。」

舍節鉞而為令

阮文達督粵時，有屬吏欲求刻縣，託某道地，文達曰：「官可自擇乎？則吾舍節鉞而為陽朔令矣。」某問故。文達曰：「陽朔、荔浦山水奇秀，甲於寰區，吾於閱兵時經過，今猶夢寐不忘也。」

秦檜夫婦追悔

阮文達平蔡牽，得兵器，悉以鎔鑄秦檜夫婦鐵像，跪於岳忠武廟前。好事者戲撰一聯，製兩小牌題之，作夫婦二人追悔口吻，其一擊秦檜頸上曰：「咳，僕本喪心，有賢妻何至若是！」其一繫王氏頸上曰：「啐，婦雖長舌，非老賊不到今朝。」文達謁廟時見之，不覺失笑。

帝德皇恩

京師人家，例揭春聯於門，其最普通者，為「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」二句。此蓋市肆寫以求售，主人不善屬文；輒購以張之者也。除夕巡行里巷，所見者大率如此。諛者則謂官僚受恩雖亦深重，終不若移揭於皇后宮門之形容人妙耳。

作無品官

文官流品，自正一品至從九品，凡十有八，最下者為未入流，言其不入流品也。典史亦未入流之一，某典史嘗題聯於廳事云：「作無品官，行有品事；讀百家書，成一家言。」

馬上得之馬上失之

上海趙謙士侍郎由監生起家，在懋勤殿行走，官至戶部侍郎，仁宗巡幸熱河，輒隨駕較射，得孔雀翎。嘉慶辛未，以恭繕御製詩，誤書「駐」字為「注」字，業已刻石進呈矣，大懼，亟入奏，自行檢舉。上以其素醇謹，不加罪，僅拔去花翎。都人有諺之者曰：「趙之翎，可謂馬上得之，馬上失之矣。」

云云

乾、嘉間，鉅鹿某令稟覆直督一事，稿案送稿時，內載奉憲諭之下，凡照例之處，只寫「云云」二字，候臚寫時補入，此向例如此。乃抄胥竟忘臚寫，遂只作「督憲云云」。方制軍觀承批之曰：「吏云云，幕云，官亦云云，速將該承辦書辦提解來轅，仰候本部堂當堂云云。」

師也過商也不及

全椒金棕亭博士兆燕廣交游，當教授揚州時，四方往來知名之士無不接見，文酒流連，殆無虛日。且肴饌至豐，或有諂其過侈類於饕商不似廣文苜蓿者。桐城吳太守逢聖時為興化教諭，則笑而言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

嘲校對實錄大考之詩

嘉慶間，修《高宗實錄》，龍子嘉駕部汝言、顧渚茶中翰英暨某均充校對官，每稿本成，必敬謹恭校，恐有錯誤。然進呈御覽之本，訛脫甚多，且高宗廟號之「純」字亦誤書。仁宗震怒，將以大不敬論。諸校對下刑部，總裁英、陳兩侍郎俱革職待罪，龍等三員發新疆效力。未幾，而姚伯昂總憲元之以開坊翰林大攷三等降編修，朱詠齋尚書開列名次，本不在先而忽擢春坊。有好事合而成詩曰：「這回提調太荒唐，斷送英陳兩侍郎。出口可憐三校對，碰頭空惱八親王。【某王曾為乞恩，故邀寬典。】一封緘奏推卿相，五月還官笑伯昂。開列儘先都是夢，詠齋今日竟春坊。」

江寧貢院演戲

青浦諸聯與其友莊如璋諸人赴金陵，應秋試。舟過蘇州之泖關，鄉人疑為梨園子弟，大聲問曰：「君輩至何處演戲？」僕從答以將往江寧貢院中演之。莊乃大笑而言曰：「予等皆傀儡，特未知何人能演一場好戲也。」

糊塗疙瘩

瑚和齋名圖禮，汪瑟齋名廷珍，同時為國子祭酒。瑚首課題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，汪首課題「德之不修」一節。監中為作一聯曰：「糊塗三樂，疙瘩四憂。」「糊塗」、「瑚圖」同音。汪項有癭，人稱為汪疙瘩也。

經學少一畫三曲

曹雪芹所撰《紅樓夢》一書，風行久矣，士大夫有習之者，稱為「紅學」。而嘉、道兩朝，則以講求經學為風尚。朱子美嘗訕笑山，謂其穿鑿附會，曲學阿世也。獨嗜說部書，曾寓目者幾九百種，尤熟精《紅樓夢》，與朋輩閒話，輒及之。一日，有友過訪，語之曰：「君何不治經？」朱曰：「予亦攻經學，第與世人所治之經不同耳。」友大詫。朱曰：「予之經學，所少於人者，一畫三曲也。」友瞠目。朱曰：「紅學耳。」蓋經字少一，即為紅也。朱名昌鼎，華亭人。

官之做法

京都向有「小官大做、熱官冷做、俗官雅做、閒官忙做、男官女做」之謠，蓋嘉、道間事也。德州盧南石蔭溥為儀曹郎，而氣宇軒昂，議論宏暢，雜之各長貳中，無以以辨，故曰大做。龔閣齋麗正值樞垣，不以奔競趨走為事，故曰冷做。楊蓉裳芳燦由縣捐入戶部，而與名流唱和無日，故曰雅做。周采川儀曹錫章專以應酬為事，終日奔走不暇，故曰忙做。蔡澆霞鑾揚好作豔體詩，時復顧影自憐，故曰女做。

作兒子部民

歸安張蘭渚侍郎師誠撫閩時，兼攝閩浙總督事。其封翁在家，親故往賀，翁曰：「我不意作兒子部民，君何賀耶？」

嘲軍機章京

有作八股二比，狀軍機章京者，頗切合，蓋嘉、道時此中人作也。其文云：「辰初入如意之門，流水橋邊，換去衣包於廚子。解渴則清茶一碗，消閒則畫燭三條。兩班公鶴立樞堂，猶得於八荒無事時，捧銀毫而共商起草。未正發歸心之箭，斜陽窗外，頻催抄摺於先生。封皮則兩邊齊飛，垂手則雙行並寫，八章京蟻旋值屋，相與循四日該班之例，交金牌而齊約看花。」

文劉互謔

文二與劉三少相狎。一日，相將出游，見藥肆懸大龜殼，以硃書「劉」碼於殼面，蓋價銀九角二分也。文見之，笑曰：「此殼姓劉，【俗書劉為劉。】君之族也。」劉亦笑曰：「彼明書文二，蓋君名耳，與我何涉。」

蔡大龜也

震澤倪師夢幼而穎悟異常，七歲時，與蔡某同塾讀書。蔡亦聰慧，舉《四書》註「倪，小兒也。」句以戲之。倪應聲曰：「蔡，大龜也。」

文仲居

潘某與蔡某友善，而相狎也。每聚首，諧謔間作。一日，蔡欲懸額於齋，潘為題「文仲居」三字。蔡知其以大龜為嘲也，乃引用潘金蓮事，撰聯以報之曰：「紫石街前世澤，翠屏山下家聲。」

品愈趨而愈下

鎮平黃香鐵釧，道光時舉人，大挑一等，得知縣。初到省，謁總督，例須跪拜，釧獨長揖。總督心嫌之，遂被劾，改教職。官某邑教諭數年，正己率人，士習丕變。後遷翰林待詔，官雖升而品則降矣。尋謝病歸，著有《讀白華草堂》初二三各集。或贈以聯云：「七品八品九品，品愈趨而愈下；一集二集三集，集日積以日多。」釧愛其語有風趣，笑而受之，即以懸諸廳事。蓋知縣七品，教諭八品，待詔九品也。

非為全廢之物

道光朝，湯溪訓導諸暨壽春亭，名于敏，和藹可親，喜詼諧，年九十二，聽不衰，同僚中坐無車公不樂也。府試監場，例留教官二人司稽察，然必選年力強壯者。咸豐紀元，太守和齡忽以命壽，壽大喜，揖謝曰：「公知我尚屬有用之材，非為全廢之物。」於是端坐堂上者竟日，不稍跛倚。

厄於陳蔡飽欲死

壽春亭年老而健飲啖，以送考至金華。一日，遇同僚公宴，海寧陳子莊與蕭山蔡二風強之飲酒食肉，進一巨觥，則有以肉一大饗。壽盡三十餘觥，起而香曰：「昔孔子厄於陳蔡，飢欲死。今我厄於陳蔡，飽欲死。古今人真不相及也。」

有鰥在下

仁和龔定庵寓京師仁錢會館魁屋閣下。一日，書一聯於柱曰：「告北斗星君，有鰥在下；奉西方佛教，非法出精。」

夫人可望得差

內閣中書之起家甲科者，例得考差，有典秋試主文衡之望。龔定庵既補中書，某科，亦考差，而拙於楷，不中程式。或言徐伯曰：「定庵嶠嶠自喜，如得差，出其門下者，必多異人。」星伯曰：「定庵不能作小楷，斷不能得。其夫人若與考，則可望矣。」蓋定庵之夫人夙有書名，著稱於日下也。

隻履如飛覺

錢塘陳曼生司馬鴻壽嘗與馮放山同舟赴粵，偶登舵樓，馮忽失一履。陳贈以詩云：「舵樓看月上，隻履如飛覺。從者屢非也，徒人誅可乎。我家赤腳婢，只配黃頭奴。若但跣一足，決踵還勝無。」

塞心孝廉載重

侯官沈文肅公葆楨喜諧謔，以會試赴京師，時海舶猶未通，自閩北行，必踰仙霞嶺而道浙江。沿途有關，過者，有貨物必納稅，惟應試公車，雖船戶輦載，例須寬假。一日，沈舟過竹崎關，關吏以旗招之，船戶應聲而答曰：「孝廉船。」關吏既放行，復擲掄曰：「果為孝廉船，何載重乃爾？」沈顧同行者笑曰：「我輩皆塞心孝廉，無怪載重。」聞諺詆文墨不通曰塞心，蓋喻其茅塞也。

昨夕眼淚為多事

沈文肅嘗與友乘衢、嚴之江山船，船有妓，沈亦偶與調笑，同行者群病為佻達。迨過桐廬，則同舟諸人亦皆牽率為歡，莫能自禁，而沈獨岸然不動。及抵錢塘，客與妓咸戀戀，或有涕泣相向者。次日，余舟登陸，以付資，妓與客計較不已，至出口相詬罵。沈悄然曰：「吾之所以不動者，蓋早知必有此。故既有今日之詬罵，則昨夕之眼淚為多事矣。」

溫儒林外史

張文虎字嘯山，南匯人，好詼諧。晚年居錢氏復園，為其校勘書籍。丹鉛餘暇，輒步行出園，至西門外茶寮小憩。茶寮無雅座，流品混淆，或語之曰：「此間煩囂乃爾，君何耐之？」則曰：「吾嘗閱全椒吳敬辛所撰《儒林外史》，其書於人情世故描寫盡致，此間形形色色，悉能尚之。吾至此，不啻重溫此書一過也。」言畢大笑。

冊貢老壽星

松江郭友松放蕩不羈，以狂名著。郭之妻父，貢生也。六十壽辰，郭畫一壽星，旁立二僮子，一手執冊籍，一手執貢卷。人問其命意，則曰：「冊貢老壽星也。」與吳諺之「撒空老壽星」同音，猶云空諸所有耳。

九轉雙全

季仙九探花覆試、殿試、朝考皆第三，杭人聞之，即以為聯。聯曰：「覆試第三，殿試第三，朝考第三，三三見九，季仙九九轉成丹。」時有杭人許子雙名珏者在座。許方營錢肆，即有人指之而言曰：「此何難。盍對以『元寶幾兩，紋銀幾兩，圓絲幾兩，兩兩成雙，許子雙雙全如意』。顧不佳歟？」

高心夔對矮腳虎

高碧涓名心夔，捷南宮後，改官知縣。令吳縣時，適童試。高出，坐大堂，點名給卷，諸童繞之三匝。有在人叢中效禮房聲口唱曰：「高心夔。」一童曰：「何不對《水滸傳》之『矮腳虎』。」碧涓聞而大贊曰：「好極好極。」眾闐然鼓掌。

謂吾為龍

恭忠親王嘗與寶文靖公鑿戲，以兩手合作橢圓形，示文靖曰：「外間都云君是此物。」意蓋謂龜也。市俗相謔以龜，輒合手作橢圓形。時王服團龍褂，而兩手作形，適當胸際團龍。文靖佯為不省，笑指團龍而應之曰：「謂吾為此耶，不敢不敢。」

龍生九子之一

寶文靖嘗偕恭王游太廟，見負碑之肩羸，雕琢精工，王戲之曰：「君試觀之，是何寶貝？」寶知其意，徑對曰：「此是龍生九子之一。」王大慚而罷。

二沈縮頭不出

陳姓兄弟與沈姓兄弟相友善。一日，二陳出行遇雨，過沈所居巷，亟叩門，欲趨入以避雨也。而二沈適皆有要事，未出見。二陳久坐書齋，雨止，歸。他日遇於友人許，因作句嘲之曰：「大雨沉沉，二沈縮頭不出。」沈報之曰：「狂風陣陣，兩陳拔腳難開。」

絕無良心科

曾文正性嚴正而好諧謔，嘗於退食之暇，與幕僚閒話，談及才難，因太息久之。乃曰：「遭大投艱，固非常人所能，然亦未可

概期之賢也。當於德行、文學、言語、政事四科之外，別設一科，曰『絕無良心科』。」善化何應祺時亦侍坐，遂起而言曰：「明公果設此科，其以晚生為弁冕否耶？」文正大笑。

鴛鴦無獨宿之時

郭意城為湘中名儒，中興諸老咸與交好，爭欲羅致幕下。郭戀愛其婦，不能遠離，力辭不就。曾文正嘗寄書謔之，中有云：「知公麋鹿之性，不堪束縛，請屈尊暫臨，奉商一切，並偕仙眷同行，當飭人掃榻以俟。」迨郭至，曾乃命其邁返，書財曰：「燕雁有代飛之候，鴛鴦無獨宿之時，此亦事之可行者也。」郭得書，一笑置之。

自稱曰不以言

張文襄公之洞發解後，大宴賓客，自撰一聯，懸之中庭。其聯云：「上巳之前，猶是夫人自稱曰；中秋而後，居然君子不以言。」蓋縮腳語也。妙在不出《四書》，其構思之巧，真有令人不可及者。

小童

「夫人自稱曰小童」題時文二股云：「凡物莫不有大小之分，吾大也乎哉？吾小也。吾今雖大，吾昔則小也。凡人莫不有童女之別，吾童也乎哉？吾女也。吾前雖女，吾後則童也。」

無情對

張文襄早歲登第，名滿都門，詩酒讌會無虛日。一日，在陶然亭會飲，張創為無情對，對語甚夥，工力悉敵。如「樹已半枯休縱斧」，張對以「果然一點不相干」，李尊客侍御慈銘對以「蕭何三策定安劉」。又如「欲解牢愁惟縱酒」，張對以「興觀羣怨不如詩」。此聯尤工，因「解」與「觀」皆為卦名，「愁」與「怨」皆從心部，最妙者則「牢」之下半為「牛」，而「羣」字之下半為「羊」，更覺想入非非。最後，張以「陶然亭」三字命作無情對，李芳農侍郎文田曰：「若要無情，非閣下之姓名莫屬矣。」眾大笑，蓋「張之洞」也。

出將入相

咸豐間，粵寇擾楚南，長沙既閉城，設桔槔及長梯於城東北，以上下行人。時賽尚阿由桂通之湘，欲遵此以入，諸將卒出戰者，則繼以出。羅繞典好詼諧，乃曰：「此出將入相之門也。」

釐局大財神

胡文忠公當駐軍黃州時，一日，念及餉事，取白紙，草書數行，付之印刷，加關防，付驛馳遞。文曰：「開口便要錢，未免討人厭。官軍急收城，處處只說戰。性命換口糧，豈能一日騙。眼前又中秋，給賞更難欠。惟祈各路釐局大財神，各辦釐金三萬串。」此紙驛遞不十日，錢船遂絡繹而至。

者回新婦禮難成

學使按臨各郡，例有考試教官之舉，然皆攜卷以歸，非扁試也。咸豐癸丑，萬蔭翰尚書青藜視學浙江，忽改為扁試，於是年老荒疏者皆大懼，乃預訂同僚之年少未荒者某代作，某作書，以期完卷。萬亦頗慮其曳白也，乃合優生與教官為一場。又下令曰：「若老師目昏手顫，不能端楷，可交優生代謄。」於是大半託優生捉刀矣。試至金華，九學教官正副十八人。試之日，人給方桌一，列坐堂上，優生則散坐殿中。文成，交卷，教官尚得例宴，飽餐而散。秀水陳星垞廣文臯言文素敏捷，一揮而就，又作七律一章以呈同僚。萬微聞之，亦一笑而已。其詩曰：「接談散卷久通行，誰料今番忽變更。高踞考棚方桌子，俯求優行老門生。牢寵一日神都倦，安枕三年夢再驚。共說阿婆都做慣，者回新婦禮難成。」

鄉試落卷批條

科場定例，凡硃卷之進內簾者，不中房考官程式，概不呈薦。卷批往往預為擬就，恆以籠統兩三字如「欠妥」，「欠穩」之類了之。有一士子領落卷，批為「欠利」二字，於是題詩云：「已去本洋三十圓，利錢還要欠三年。」又一卷批「粗」字，又題云：「自憐拙作同嫖母，一入卿房便覺粗。」又有一卷批條竟貼「豬肉一斤，雞蛋三十枚」等字。蓋此等批，房考并不自貼，但命僕人隨手黏之，誤以向供給所採辦物品之條混入批條也。

腹中滿貯馬絆筋

左文襄公體胖腹大，嘗於飯後茶餘，自捧其腹大笑曰：「將軍不負腹，腹亦不負將軍。」一日，薄暮，質左右曰：「汝等知我腹中所貯何物乎？」或曰：「滿腹文章。」或曰：「滿腹經綸。」或曰：「腹中有十萬甲兵。」或曰：「腹中包羅萬象。」文襄皆曰：「否，否。」忽有小校出而大聲曰：「大帥腹中無他物，皆矢耳。」文襄有喜色，曰：「斯言近之矣。」言未已，又有一小校曰：「將軍之腹，滿貯馬絆筋耳。」文襄乃拍案大贊曰：「是，是。」因拔擢之。蓋馬絆筋，草名，湘人呼牛所食之草為馬絆筋。文襄素以牛為能任重致遠，嘗以己為牽牛星轉世。曾於後園鑿池其中，而左右各列石人一，肖織女與牛郎狀，并立石牛於旁，隱寓自負之意。及聞小校言，適與其夙志符合，故大賞之也。

其貌可知

長沙老儒丁果臣崖岸高峻，而好觀友人姬妾，有新納寵者，必多方勸之。咸豐朝，湘潭王王秋太史聞運買妾於南寧，旋攜之歸，丁往賀，王呼妾出，拜於堂。有頃，欲強丁入繡闥，丁固卻之。他日，或詢王以妾貌何若，王曰：「丁果臣且不欲再見，則其貌可知矣。」

君子不哭

穆宗就傅時，好嬉戲，傅諫不聽，繼之以哭。乃取《論語》中「君子不器」句，以手指掩下二口字使傅讀之，則「君子不哭」也。傅亦為之胡盧。

不能預為後任作馬牛

代州馮魯川廉訪志沂豪於飲，善詼諧。備兵廬鳳時，隨皖撫喬勤愨公鶴年駐壽州，主持捐輸營務之報銷，羨餘歸公，不稍侵蝕。或曰：「公清矣，何不為後任地乎？」馮曰：「吾何人？不能預為後任作馬牛也。」

能不竊酒足矣

楊見山太守峴與馮魯川友善，嘗薦陳少塘於馮，司會計，於馮之私財侵漁無算。或告馮請斥之，馮曰：「吾私財何足論，彼掌吾酒，能不竊酒，足矣。」

留陰功與誰

馮魯川權皖臬，冤獄多所平反。有頌其積陰功以貽子孫者，輒笑曰：「吾無子，留陰功與誰？或天不靳吾年，俾吾多飲可耳。」

極貧可賀

咸、同以降，捐例廣開，冗員需次，大率不得差委，每歲終，藩司輒籌資以給各貧員，中分極貧、次貧二種，亦必請託而得之。極貧銀較多，謀亦不易，若輩有得者，其儕輩見之輒賀云：「恭喜老兄，今年又得極貧。」

沙壅水淹

翰林院有沙堆，刑部有白亭，地最低，雨後水深一二尺，故有「沙壅翰林院，水淹三法司」之謠。

糟食鴉聲

咸、同間，李申甫布政湖南，時幕中有梅姓者，頗見信用。或戲為聯云：「糟食尚留井上果，鴉聲啼殺墓門花。」臺諫摭入彈章，遂坐免。李雅有文才，留心經濟，特以通脫不羈，銳身任怨，為人所構，識者惜之。

南北東西君臣上下

官場公牘字義多不可解，相沿既久，莫之能改。嘉應湯某游幕南陽時，戲作聯語云：「勞形於詳驗關咨移檄牒，南北東西；寓目在欽蒙奉准據為承，君臣上下。」

衙參情形

各省之需次人員，自道府以逮佐雜，多者至數千人，每逢朔望，例有衙參，其情形大可發噱。有編為戲劇者，分十八齣，一《烏合》，二《蠅聚》，三《鵲噪》，四《鴿立》，【站班。】五《鶴警》，六《覺趨》，七《魚貫》，八《鷺伏》，九《蛙坐》，十《猿戲》，十一《鴨聽》，十二《貓應》，十三《蟹行》，十四《鴉飛》，十五《虎威》，十六《狼餐》，十七《牛眠》，十八《蟻夢》。

先酌鄉人

各直省府州縣缺概歸酌補。某大吏對於鄉人多所遷就，僚屬為之語曰：「酌則誰先，曰：『先酌鄉人。』」

候補無期

某年元旦，開封文武百官詣撫署歲，中丞延見，謂曰：「此邦舊有一對聯，出句為『開封府開印大吉，封印大吉』。今為對之曰『黃泌廳黃水安瀾，泌水安瀾』。諸公以為何如？」咸謂巧合，而又吉祥，非大福澤人不能道也。一候補縣令隅坐，似有所誦，中丞曰：「足下殆亦有佳對乎？」對曰：「卑職適亦得一對，不敢言耳！」固問之，乃曰：「候補縣候補無期，補缺無期。」

隔江猶唱後庭花

忠州李芋僊大令有才名，工詩詞，集成句對，不煩思索，脫口而出。嘗客遊河南，周翼庭太守方居祥符，因述在都時集句贈諸伶，皆暗藏其名。翼庭曰：「吾號殊不易對。」李曰：「何難？」即舉《長恨歌》一語曰：「在天願作比翼鳥。」良久不言，客亟詢之，李以手拍其股曰：「尚有一句，『隔江猶唱後庭花』。」舉座大笑。翼庭不悅，後李行時，所贈甚薄。李告人曰：「為一聯巧對，換我三百金也。」李好哭，曾文正戲呼為李文哀公。文正卒，後二年，李罷官居滬以老。

開口嗚呼

有鄧伯昭孝廉者，每談及世風奢靡，人心澆薄，輒皺眉唏噓不已。李芋僊呼之為「五代史」，言其開口即曰「嗚呼」也。

御擲指者發痔

有西藏喇嘛僧某初入京師，見王公大臣之指多御擲指，不解其故，以詢譯人。譯人戲之曰：「此間婦女經期到時，則御戒指以戒房事。而京中多重優伶，好男色，其御擲指者，乃發痔時也。」

儒果何以坑之

同治中，武英殿焚，書版燼焉。相國李文正公鴻藻入見，穆宗謂曰：「書已焚矣，儒果何以坑之？」【焚書坑儒本成事，而北人方言則以受窘辱為坑也。】李為之莞然。

和尚那得食肉

揚州僧蓮溪善畫，雖披剃為僧，而飲酒食肉如故。時兩淮都轉為定遠方子貞，與相善，蓮溪入見，每留飲。一日，於眾人宴集時，戲謂蓮溪曰：「汝既為和尚，何得更食肉？」蓮溪故莊其容以對曰：「敢問明公，和尚不食肉，又誰當食肉者？」方為之莞爾。

雙手托住軍機大臣

同治庚午科，濟寧尚書孫文恪公毓汶典試四川，順德李芍農侍郎文田副之。考官例馳驛，會秦、蜀間寇氛未靖，改道溯荆湖西上，由宜昌遵陸赴萬縣。山路絕險巖，有地名火風箭嶺，尤斗峻無倫，文恪肩輿，竟於是傾跌，輿後二夫亦墜崖致斃。幸輿前有繃夫十六名，併力撐持，賴以不墜，輿前二夫亦幸免。其後，侍郎嘗語人，當時情形奇險，幸山神有靈，雙手托住軍機大臣，僅乃無恙。是夕，駐節荒村，庖人無以為饌，於山家得一雞，醢以煮粥，侍郎食而甘之。自後，非雞粥不飽也。

白身督撫

劉武慎公長佑官至雲貴總督，連章乞休，不允。最後請入覲，乃奉諭旨。及至都，兩宮慰勞殷勤，時以雲南報銷被劾，而竟未提及。留京數月，堅乞歸，中途忽奉降二級另候簡用之命。蓋武慎在官不名一錢，於內廷絕無餽贈，不悅者多。當時疆臣多承恩眷，如賞官保銜、穿黃馬褂、紫禁城騎馬之類，不一而足，武慎皆無之。在雲貴，已六旬矣，亦未蒙賜壽。嘗戲言己為白身督撫。及薨，遺疏上，始開復任內一切處分，賜祭葬，予諡。

武慎在官，歲惟封印入宿於內，平時寢食，不離簽押房。每五日一入內，與夫人談家事，少頃即出。

天而既厭周德矣

吳縣周伯蓀太史蘭，同治中，嘗督學陝甘。既歸，則囊有餘蓄，乃傾資與伶人狎。有張天元者，與周尤暱，因從之習詩字，過從無虛日，周戲呼之曰「天兒」。後因事有違言，蹤跡漸疏，而奉新許仙屏河帥振禕亦方自陝甘學差歸京，天元遂棄周而事許。一日，有人戲問周曰：「比亦見天兒否？」周太息曰：「天而【兒而同音。】既厭周德矣！吾其能與許爭乎？」

四大金剛八小鬼

光緒初，臺諫以敢言名於時者十二人，滑稽者有四大金剛、八小鬼之稱。四金剛之一曰何金壽。八小鬼之二曰程儀洛，曰宜子望。而三人皆先後守揚州，何以正直稱，程以清厲著，宜以嚴峻名。

自擬駱駝

光緒初，恭鏜赴陝西西安將軍任，以孝欽后重左文襄公宗棠，乃謁之甘肅。左設宴待之。酒酣，大言曰：「昔聖祖、高宗戡定絕域，所用將帥，皆駱駝耳！」意蓋諛左也。時材官數十輩侍立左右，左指之曰：「此輩亦駱駝，稍負重，便竭蹶。」又自指曰：「我亦駱駝，然差勝若輩者，能負重而不竭蹶耳。」恭結舌不能答。

三人為犇

丁雨生中丞日昌嘗撫吳，幕中有客能鼓琴，嘗招俞曲園、潘玉泉、吳介山三人同聽之。田園不解音律，問潘，吳曰：「君等知之乎？」皆曰「不知」。曲園笑曰：「然則吾三人者，合成『犇』字矣。」相與粲然。蓋俗有「對牛彈琴牛不入耳」之諺也。

三個牛頭人

彭而述家居，幼時，有父執朱青雷往詣其父，適他出，不遇。青雷夙知彭之慧黠也，出一偶語，令屬對之，語曰：「彭老者一身土氣。」蓋言「彭老者」三字皆有土字也。彭應聲曰：「朱先生三個牛頭。」蓋言「朱先生」三字皆為牛頭也。

老斗高陞

京伶扶雲，瑞安黃漱蘭通政體芳頗賞之。一日，在酒座中，有客指黃而言曰：「扶雲老斗。」蓋京諺稱狎伶者為老斗，伶人又有相公之稱，故目其客為老斗，即鬥斗之意也。黃應之曰：「指日高陞。」一客乃起立而大呼曰：「老斗高陞。」

丈人腰斬老中堂

內閣中書有名吳鑒者，以堂官寶文靖公名鑒，因改己名為均金。後其婿某得內閣中書，有人撰聯云：「女婿頭銜新內閣，丈人腰斬老中堂。」

邱墓之間

端忠愍公方有藏石之癖，其京邸書室中，四壁皆度漢、唐諸碑，入其中者，陰森欲絕。中庭立宋碑一座，黝然而黑，高與簷齊，遠望之，頗類屏風。某太史嘗過其居，謂之曰：「不揣謏陋，願留一額。」端喜，拱手請教，太史曰：「可題為『邱墓之間』」

問』。」

青春作伴好還鄉

光緒中葉，山東有尹琅若編修琳基者，官詞館久，不開坊，悒悒弗自得，乃縱酒自遣，醉輒謾罵座客，以是與其鄉人鄭侍御溥元齟齬。鄭遽據尹陰事劾奏之，人皆不直鄭。旨下，尹、鄭皆休致。是日，樞臣述旨既退，寶文靖公鑒語同列曰：「『白日放歌須縱酒，青春作伴好還鄉』兩句，可移贈尹、鄭兩君矣。」

擔驚勞神

南安令謝芷慶明府賡雲以事貽書其友，後附數語云：「某某到任及今，逐日目不停視，手不停揮，口不停說，猶覺牘纍纍。簿書鞅掌之餘，戲擬得『年少才疏、力輕負重、賠錢嘔氣、擔驚勞神』十六字，自謂可以概括現狀也。」

銃手

志銳字伯愚，瑾妃之兄，萍鄉文芸閣學士廷式之弟子也。文以其銳字形似銃，嘗以銃手呼之。

堂堂乎張也

衡陽女士何承徽，部郎張通典之淑配也。幼承家教，績學工詩。結褵之夕，煙視媚行，自是新人常態。通典調之曰：「悵悵何之？」承徽應聲曰：「堂堂乎張也。」

張氏二表八表

俗謂時計曰錶，錶與表同音。南皮張文達公之萬枋國時，其入直也，嘗佩時計二枚，一大一小，同僚曰：「得一足矣，奚以二為？」文達曰：「吾僅二表耳，舍弟且八表。」舍弟，謂文襄公之洞也，於文達為昆弟行。文襄久持疆符，聲績昭著，光緒甲申中法之役，文襄由晉撫移督兩粵，到任謝恩摺，有「身繫一隅，敢忘八表經營」等語，故文達節取「八表」二字以為言也。

宰相合肥司農常熟

翁叔平相國同蘇長戶部時，某年，適田穀不登，而李文忠公鴻章方以直督遙領文華殿大學士，為節相。有人撰聯云：「宰相合肥天下瘦，司農常熟世間荒。」蓋李籍合肥，翁藉常熟也。

當頭有棒反面無情

婺源江峰青曾令嘉善，判牘多諧語。時有李氏婦者，設煙館，初私識一僧，已又有所歡。僧忿而毆婦，婦乃揪之至縣，訟之。江援筆立判云：「婦女開煙館，其人可知；和尚過房親，其事可想。不道徐娘老去，俏賣風流；那堪佛印重來，更逢露頂。兩雄不並立，何分舊好新歡；一語未投機，遂至摩拳擦掌。金剛已相為努目，菩薩又不肯低眉。孫悟空仗佛救而潛身，豬八戒被魔纏而入笠。津迷醋海，興波即在須臾；水溢藍橋，孟浪而投冰案。既廉恥之盡喪，實法律所不容。在逃者另候訪拿，到案者先行懲辦。佛法當頭有棒，合予答響；婦人反面無情，理應鞭背。此身不是三摩地，能容幾許蒲團？方盤托出大西瓜，又了一重花案。該氏著當堂具結，永熄煙燈；該僧本鑽穴餘生，裝成寶相。編茲穢史，污我彩毫；凡爾沙彌，毋為和障。此判。」

便宜若輩

翁叔平以天闈故，無姬侍，年五十餘，尚無子。一日，同僚某造見曰：「公爵位名譽，無與倫比，所憾膝下尚虛，何不納妾為宗祧計乎？」其時旁侍僕從甚眾，翁微哂，以手指僕輩曰：「我若娶妾，則便宜若輩矣。」相與大笑。

追你這忘八旦

京伶劉鴻聲好詼諧，為淨角時，嘗與某邸串演《鎖五龍》。邸飾單雄信，敗走時，劉飾尉遲敬德，追之曰：「追你這忘八旦。」邸大怒，即以鞭痛擊其足，折脛，後遂步履不良。

潘文勤批語之奇

某科會試，潘文勤公祖蔭充總裁。有一卷，薦而未售，評曰「欠沙石」。及輾轉託人致問，文勤曰：「其文日光玉潔，因恐風聲嘗暑，未必有如此磨琢工夫，或係代槍所致，故抑之。」又一卷批一「矮」字，眾皆愕視，文勤曉之曰：「矮者，謂其不高耳。」

人不如龜

洪文卿學士鈞客死京師，或告潘文勤公祖蔭，談次，及其愛妾賽金花之逃也，太息久之。文勤笑曰：「君何不達乃爾？人之死也，無所聞，無所見，身後之榮辱，有何可言！此所以有死烏龜之諺也。且古人多以龜字命名，龜為四靈之一，龍猶列於其下。若麟，若鳳，若龍，世人頌美之辭，輒以取譬，何獨於龜而遺之？今吾方新構一齋，當顏以『龜廠』二字，並將為之說焉。」

未幾，齋成，宴客，出釋龜文傳觀，自署「龜廠老人」。酒半，復令以「龜」字行令，笑而言曰：「龜廠者，龜居之，龜出入之，非我族類，屏之遠之，今之出入者為誰乎？且龜壽可千歲，人生僅百年，即此以言，亦可知人之不如龜也。」

四靈除爾鳳龍麟

京曹官公餘宴集，輒於韓家潭伶家。有朵雲者，寓齋尤精雅。一日，閩人置酒召客，酒闌，或為句曰：「三鳥害人鴉雀鴞。」鴉，謂鴉片煙。雀，謂麻雀牌。鴞，則指妓院之鴞也。沈吟久之，方苦無可屬對，王可莊太守即指案上綠毛龜而言曰：「四靈除爾鳳龍麟。」蓋麟、鳳、龜、龍為四靈也。

戊安卯鑿

尺牘中有全用干支字者。或曾戲擬一通，其最妙者曰：「敬請戊安，伏維卯鑿。」戊在干支中屬狗，卯在干支中屬兔也。

二公一元大武

楊廣文烈臣，性豪爽，善詼諧，官鍾祥，某爵帥召飲，座中有將軍二，廣文三。楊曰：「今日勝會難再，有絕好對聯一副，為公等壽，可乎？」眾咸稱善。楊曰：「四座八品廣文。」言至此，不肯畢其詞，眾促之曰：「請言其下聯。」楊指上座曰：「二公一元大武。」上座兩將軍，起立拱手，連稱不敢不敢。

放榜詩

光緒乙未，科舉已廢，有人作《懷春闈放榜》詩，頗滑稽，詩曰：「乾鵲朝啼樂不支，賃傭門廡立多時。者番風鶴多疑警，似學元龍有臥痴。停箸忽教低躡足，耐吟故解笑拈髭。個中情事今知否？局外參研絕妙詞。瞳瞳曉日逐春街，帖子泥金望眼賒。塞馬不辭翁失策，游龍直走客看花。低徊玉漏商量晚，問訊瓊樓輾轉差。翻若驚鴻歸去也，禮曹端整放官衙。飛出名條第一人，開筵驚喜踏紅塵。車從閣道馳初遠，鑼促都門聽不真。九曲珠穿猜蟻似，千金布諾笑鶯嗔。城南並馬歸來晚，曲苑箏琶有季倫。廣場葦箔識神仙，彈指初三月已圓。半晌牙牌推造命，數緡齒錄認同年。丁寧儘儘留春飯，子細文章索謎錢。未免素心甘角逐，不平鳴處暫隨緣。」

邇安遠至

某令官粵東時，勘案博羅，館於縣廨之四榕堂，四隅各有古榕一，枝葉蔥鬱。邑侯陸某蓄異鳥數十，籠架列兩廊，絳羽錦章，嬌音呢囀，如發竹絲，更疊唱和。露朝花午，陸自出，分俵食料，群鳥拍翅爭鳴以歡迎之。一日，有一鶴翹立樹顛，驚颺吹墮階前，陸飼之，亦馴馴就哺。數日後，翻健，軒舉而去，然深感主人推食之恩，時來集止，甚戀戀也。某因戲謂陸曰：「使子為鳥官，不患不邇安遠至矣。」相與鼓掌久之。

八十文買頂

江蘇巡撫恩壽字藝堂，甚風厲，司道以下，莫不受其斥辱。每接見，必先問曰：「君之頂戴自何處來？」一日，見發審局委員陳季生大令，亦以此相問，陳茫然，不能對，而汗如雨下矣。既而忽大聲曰：「卑職之頂，在玄妙觀舊貨攤中，出錢八十文所買。」

」恩大笑而罷。尋署某縣篆，同寅皆以笑話知縣呼之。

孔子立借據

光緒中，山東高密縣教諭尹某，以修葺文廟，借學堂底款京錢五百千，時邑令為張某，令立借據。其據云：「立借據人大成至聖先師孔子。因屋漏抱愧，歲修費缺，屢向學堂告貸，經管帳紳董傅君等會議，幸蒙縣尊關說，將學堂懸擱不用之款，借出八底銅元五百千，以濟固窮，並承諸紳董讓免利息。如此周急，實深銘感，斷不敢久假不歸，貽羞廟貌。恐後無憑，立字存據。廟祝尹押，代字張押，見證傅押。」

中庸其至矣乎

宗室盛伯熙祭酒豈好清談雅謔。一日，讌客於京師陶然亭，其所延塾師直隸李某與焉。俄添酒，語次，漫引《中庸》「其至矣乎」句，讀若「豈止一壺」，李瞿然避席曰：「侮聖人之言。」言之色甚莊，四座愕眙久之，盛無如何也。

講古勿蹈翁氏覆轍

端忠愍公方嘗嘲王文敏公懿榮曰：「君講古，勿蹈翁氏覆轍。」王曰：「常熟身為宰輔，可以大事相責備。若我則南齋侍從，除詞翰外，無所事，正我之職任，特恐上不好古耳。」時盛伯熙在座，聞之大笑。

以老佛爺作題目

德和園聽戲，東五間，西五間，孝欽后顧而樂之曰：「今日滿、漢一家，可不說異種矣。」群臣齊呼萬歲。奎俊念佛經曰：「大慈大悲，是普渡眾生也。」肅王好詼諧，乃曰：「老奎此話，好類時文，竟以『老佛爺』三字作為題目。將來老佛爺到西藏成佛時，四川為熟路，自必在後相從，是隨鑿，又是回任也。」

願貴人勿效常人

光緒戊戌春，德國皇弟亨利親王來華觀見德宗。時適恭親王奕訢薨逝、貴州夏同龢以第一甲第一人殿試及第、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常熟翁同龢適奉開缺回籍之旨。翁，咸豐丙辰狀元也。好事者為聯云：「德親王至，恭親王薨，對活鬼宜思死鬼；夏同龢來，翁同龢去，願貴人勿效常人。」夏，貴州人。翁，常熟人也。

杜煎龜鹿諸膠

藥肆市招，例有「杜煎龜鹿諸膠」等字樣。杜煎之杜，與杜撰之杜同一解釋，言自煎諸膠，非販自他人也。濱洲杜氏有設藥肆者，開市日，循例宴賓，酒數巡，定與鹿某至，既入座，談謔間作。鹿語主人曰：「君何事不可為，而乃以膏自煎乎？」蓋以「杜煎龜鹿」謔之為「龜鹿」也。主人曰：「吾所煎者，龜鹿諸膠耳，君為此言，得毋嫌相煎之太急乎？」

許許馮馮

某省京官公宴許應騷、馮文蔚於湖廣會館，或撰一聯揭於戲臺之楹曰：「許應騷伐木許許，馮文蔚削履馮馮。」

陳陳徐徐

光緒戊戌，湖南巡撫陳寶箴及其子主事三立，學政徐仁鑄及其父侍郎仁靖，均革職。好事者為作一長聯云：「陳陳相因，徐徐云爾，不孝男罪孽深重，禍延顯考，兵部侍郎，禮部侍郎；侃侃而道，遲遲吾行，維新黨潛通消息，【參摺中語。】勾引奸邪，撫台父子，學台父子。」

蹙浪漾徐徐

季某喜作游戲詩。一日，塾師命題曰「魚戲蓮葉東」得「魚」字，眾方伏案苦思，季忽拍案呼曰：「我有妙句，諸君試聽之。」眾曰：「諾。」季乃朗誦曰：「蹙浪漾徐徐。」眾為之闕然。蓋此五字，以吳音讀之，極可笑，蓋蘇州俗語也。

強奸香濤一次

光緒己亥冬，孝欽后立溥儀為大阿哥，將廢德宗，而外人有違言，孝欽微聞之。且東南督撫方電稱死不奉詔，遂暫緩。時粵督為李文忠公，江督為劉忠誠公，鄂督為張文襄公。此電主稿者，李也，劉、張從而署名耳。然事前固未商之於張，蓋夙知張膽怯，恐其持異議，至電發而始告之。他日，李語所親曰：「老夫此舉，不待香濤同意而即行之，實不啻強奸香濤一次也。」

人不知而不愠

某學究年假歸，以所得束脩陳於几，驕其妻曰：「此乃從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』來者。」妻聞言，亦從櫃中出錢若干陳於几，與之相炫。學究見妻之所陳，較己束脩多十倍，問所從來。妻曰：「此乃從『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』來者。」學究大怒，與其妻爭。其父在門外聞之，乃曰：「此細事，何必爭，『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』！」

卑職不敢說

外省同通以次各員之於道府輒稱之為大人，自稱卑職，非獨現任，即彼此需次者亦然。某二尹性詼諧，與某觀察善。一日，觀察命其談可笑之事。二尹曰：「今日實無可談，惟頃見二小孩，相爭不已，繼之以毆。詢其故，則年幼者告曰：『他罵我為烏龜。』卑職實憫其年幼之不可理喻也。」觀察曰：「若輩皆小孩，豈果能作烏龜耶？君可告以『烏龜，須大人始可為之。』」二尹即應聲曰：「此乃大人自道，卑職不敢說。」

君乃有二父耶

某以狀名，其父名穀，偶讀《魯論》至「舊穀既沒，新穀既升」句，以避父諱，遂改誦曰：「舊父既沒，新父既升。」或云：「君乃有二父耶？」

閒雲尤月

光緒初，某寺有僧名閒雲者，自號漁父，善吹笛，與某庵尼尤月私。好事者嘗撰聯贈之，中嵌閒、雲、尤、月四字云：「此地迴非凡，閒聽一曲漁歌，留雲久住；夕陽無限好，尤愛三更人靜，待月歸來。」

老鼠哥哥

江建霞京卿標嘗為人畫紈扇，作二鼠，旁有一胡桃及花生數枚。題其上曰：「老鼠哥哥，你底事終宵鬧我。臘燭已殘，油燈又破，忍使俺無端悶坐。剛到新年，福橘烏菱，早飽哥哥肚。只賸得幾莢花生，還有胡桃一個。些些桐子，不值今宵小喫，恐教受餓。勸哥哥明日還來，預備乾糧，細嚼五更鼓。」

刮地皮

李文忠公督直隸久，傲睨僚屬，有洗足見鄙生之風。光緒壬辰冬，霍邱裴伯謙以翰林改官廣東知縣。過天津，上謁，甫就坐，李倨身而揚聲曰：「汝欲刮廣東地皮耶？」己亥冬，李出鎮粵，裴調南海，謁李。李曰：「汝再任首邑，政將奚先？」裴正容對曰：「先刮南海地皮。」李曰：「十年尚不忘此語耶！」裴曰：「公之命，公之戒也。」李輒然曰：「地皮須刮得盡。」皖語呼匪人為地皮，南海多匪，李首重捕匪，故作此隱語也。

排五排六排七見客

光緒時，京師梨園五角首推劉趕三。趕三演劇以善詼諧得孝欽后歡，謔浪笑傲，無所不至。一日，演《秦淮河》一劇，高聲呼曰：「排五的排六的排七的都出來見客呀。」蓋指惇王、恭王、醇王也。都中妓院，其妓以次行而無名字，故趕三以是相謔，宮人莫不掩口胡盧，即孝欽亦樂聞之。惇王聞之怒，立叱侍者擒下，杖四十。

剝黃馬褂拔三眼花翎

劉趕三赴湖廣會館堂會，所演為《探親相罵》。趕三每演是劇，輒乘其所豢黑衛，以博歡笑。是日登場，又牽衛而出，以鞭指之曰：「爾勿動，否則即剝爾之黃馬褂，拔爾之三眼花翎。」一堂為之闕然，蓋指李文忠也。李方督兩廣，其時李之長子伯行兄弟

俱在座，聞之，怒不可遏，因屬家丁數十人，伺於湖廣館門首。須臾，趕三演畢出，及門，李之家人蜂擁而上，拳足交加，幾斃，眾和解之，始釋。其徒昇之歸，比至家，已不省人事，一夕而死。

錫茶壺

張文襄督兩湖，起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其待遇屬員，往往有使人難堪者。一日，有候補知府某稟見，文襄閱履歷，知為監生出身，乃命左右取紙筆至，書「錫茶壺」三字示之。曰：「做官必須識字，汝認得此三字否？」某曰：「此錫茶壺也。」文襄大笑送客。次日，即將某咨回原籍，咨文中有「該守能識『錫茶壺』三字，尚可造造，著讀書五年，再來聽鼓。」

周瑜固未送客

梁鼎芬守武昌日，嘗設筵於黃鶴樓，宴督撫藩臬司道，酒闌，梁不知何往。詰旦，張文襄責梁曰：「昨日何以不送客？」梁曰：「大帥亦觀《黃鶴樓》之戲乎？周瑜請劉備討荊州，劉備即從趙雲而行，周瑜固未送客也。」張為之大笑。

黃鶴一去不復返

張文襄赴京陛見，僚屬在黃鶴樓設筵公餞，梁鼎芬獨設席於伯牙臺。張與議，謂此二處將何往。梁曰：「黃鶴樓萬不可到，崔灑詩云『黃鶴一去不復返』，若輩乃咒大帥不能回任。」張爽然若失，乃命駕至伯牙臺。

錫良鐵良

張文襄在京，為某尚書所詔讒，座客有錫清弼、鐵寶臣兩尚書。張曰：「幼時記得一笑話，諸公願聞否？」眾曰願聞。張曰：「吾鄉有一塾師，性極嚴厲，其徒憾之甚，思所以報復之，乃捕得泥鰍二，置諸夜壺。夜半，師起溺，壺中兩鰍跳躍作聲，師大驚，擲壺於門外，壺應手碎。次日，居停為之易一錫夜壺，其徒潛於壺底鑽一細孔，師不知也。溺畢，被褥皆溼，師大罵。其居停又為之易一鐵夜壺，於是始保無事。一日，師與居停談及夜壺之比較，居停曰：『夙夜壺與錫夜壺孰良？』師曰：『錫良。』『然則錫夜壺與鐵夜壺孰良？』師曰：『鐵良。』」

遠山近水各淒涼

張文襄有侍姬二，一名遠山，一名近水，皆得寵幸。及薨，某部郎作輓聯云：「魂兮歸來乎，星海雲門同悵惘；死者長已矣，遠山近水各淒涼。」蓋以梁星海、樊雲門均為其得意門生也。梁名鼎芬，官湖北按察使。樊名增祥，官江寧布政使。

野侍郎

于式枚侍郎晦若博達文章，不諧時好，初由京卿擢郵傳部右侍郎，意殊不樂，語人曰：「昔朱竹垞應博學宏詞科，得授檢討，時人目為野翰林。今承乏郵傳，世得毋目余為野侍郎乎？」蓋其時之郵傳部乃新設也。

併吞御史倒掛中堂

榮慶長學部時，左丞為喬樹柵，綽號喬禿子；右丞為孟慶榮，字黻臣。有人戲撰一聯云：「禿子併吞雙御史，黻翁倒掛老中堂。」雙御史為高柵、高樹，皆川人。喬名樹柵，故曰併吞。榮為協辦大學士，孟名慶榮，故曰倒掛中堂也。

諸公滾滾

張文達公百熙未辦大學堂前，明知諸多窒礙，嘗召執事諸員而謂之曰：「此學堂能辦好，是袞袞諸公；不能辦好，即諸公滾滾。」

曲靖曲全

光緒時，關榕祚以劾某大僚失歡於孝欽后，遂外簡。德宗語王大臣曰：「使彼至曲靖府，是曲全彼之意。」時人撫余壽屏事成一聯云：「余成格無思恩思想，關榕祚以曲靖曲全。」余名成格，時方簡思恩府知府而不願赴任也。

大人不失赤子之心

倪善字小真，席父蔭，以道員需次某省，時年甫弱冠也。跳盪自喜，到省後，無所事事，朔望衙參之外，寂處邸中，惟與其弟妹僮婢以放風箏踢毬子為戲。一日薄暮，戲於中庭，方在興高采烈之際，一父執之以縣丞需次者，詣之。聞人入報，縣丞隨之進，見其方嬉戲也，逡巡不敢前，為倪所瞥見，則正襟肅容而言曰：「大人方有事。」倪笑而答之曰：「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況余之姓，固以小兒二字所合而成乎！」

天干道台

光緒朝，甘肅有候補九人，好事者以天干配之，天然成文，如鑄九鼎。有霍某者，由科甲出身，曰甲道。有向某者，由乙榜出身，名之曰乙道。胡某年老多病，曰丙道，則同聲之假借也。署理甘涼道某，由生員報捐。時涼州守王步瀛以給事中外放，藐視之，譏其目不識丁，某遂以丁道稱。署理巡警道某最得總督長庚信任，人以二總督呼之，遂以庚道稱。伊某係蒙古籍，名之曰辛道，取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之義。王某善風鑑，其案頭相書常滿，因以王道著名，以其擅三王六甲法也。黃某年少，患吐紅症，美其名曰癸道，則取天癸之義也。其中有孫某者，獨得兩字名號，孫以甘省候補人員兼奉膏捐大臣札委，總辦甘肅土稅。人謂其一人而兼主客，可稱雙科道台，應占雙分字樣，遂錫之封號曰戊己道。蓋世俗以戊己屬土也。

新婚聯

有贈新婚者聯云：「水流花謝，時聞鳥聲；柳陰路曲，是有真跡。」又聯云：「芳草萋萋，兔起鶻落；殘花點點，燕舞鶯啼。」又有以新郎新婦均學校畢業生，為撰聯云：「嬌搢紅袖研生理，笑脫青衫試體操。」又聯云：「國事維艱，臥榻豈容酣睡夢；時機已至，舞臺大好造英雄。」又聯云：「不破壞焉能進步，大衝突乃有感情。」又聯云：「方針直達中心點，團體同登大舞臺。」又贈花旦新婚聯云：「安能辨我是雄雌，想華月金樽，也曾脂粉登場，為他人作嫁；畢竟可兒好身心，趁椒風錦帳，莫把葫蘆依樣，舍正路弗由。」又有方某精疇人術，某年結婚，其同學贈以聯云：「形學須從三角驗，測量初到幾何深。」

娶妻當如王秀雲

泗州楊蓮甫制軍土驥督直隸時，值五十初度，群僚饋金，召鞠部以為壽。津門習尚，男女合演。時女優王秀雲色藝噪一時，楊召之入，演《賣胭脂》、《小上坟》諸劇，冶艷絕倫，觀者神蕩。有某貴人者，見之而太息曰：「娶妻當如王秀雲。」而秀雲身價自是遂益高。

弟子服其勞

廣州俗尚娶妾，稍足自給者，即欲效法齊人，左擁右抱。某塾師尤好色，妻猶少艾，而先後納四姬。及夕則相爭，聲聞於外，其生徒之寄宿者，輒譁笑之。一夕，某被鬻不已，乃設一計，謂各人必引《四書》成語一句以定優劣，優者得之，劣者失之，皆唯唯。於是妻曰：「君子用其一緩其二。」妾曰：「焉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？」第二妾曰：「天下有達尊者三。」第三妾曰：「必先此四者。」第四妾曰：「尊五美，屏四惡。」某以所言皆善，依違不敢決，乃大聲呼曰：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其徒在外室應曰：「有事，弟子服其勞。」

孔子反在珠子下

某家設壽筵，賀客屬集，中有朱姓者年少，孔姓者年長，主人定席，匆促間，乃位朱於孔之上。孔悻悻，酒闌，出上聯，屬朱對之。曰：「眼珠子，【珠與朱同音】鼻孔子，孔子反在珠子下。」朱沈思有頃，語之曰：「鬚先生，鬚後生，後生卻比先生長。」

琴皇帝

朱啟連，字棟垞，善詠諧，發言往往雋妙，傾倒一座。晚年酷好琴，自謂精意獨得，千古無二，可稱琴皇帝。其友聞之，因鐫一玉章以勸進，其文曰「卿以自娛」。蓋刺取《趙佗傳》中語以調之也。

自題小照

某好滑稽，嘗自題小照云：「我道你是誰？原來就是我。是你的收成，是我的結果。只怕我後輩兒孫，也都認你不認我。」又有趙沅芷者，嘗自題小照云：「此人姓趙，沅芷為號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存照。」

盡其所有

某生縣府試屢舉案首，不售，家赤貧，於路旁建廁屋，藉收糞以售資。上懸一扁，曰「盡其所有」。又懸一聯曰：「但願你來我往，最恨屎少屁多。」

可容搔癢倩麻姑

有某宦者，其夫人性妒，年五十，尚無子。初，某有友，將贈婢以延嗣，某不敢承，遂止。逾數載，知尚乏嗣，曰：「不可緩矣。」盡出諸婢，置帷幄中，各伸一手，從牖中出，令檢之，合意者以環約其指。某見一婢，手白如脂，以環約其指，出之，麻面婢也。友為置奩送之，某載歸，夫人見其麻，不復置問，然止服役，不使抱衾裯。其友因調以詩，中有「哀向吼聲求柳氏，可容搔癢倩麻姑」之句。

道士喫筍燒肉

江南姚某，令某邑，有政聲，其折獄，多以詭諧出之。時有道士自遠方至，喧傳知未來事，惑之者甚眾。令聞之，命僕持刺往，延入署，託言太夫人欲問休咎。道士以令之召也，欣然往。至，則令出迎，延上座。有頃，卒然問曰：「練師亦知相邀之意乎？」意士曰：「太夫人有事見召，已知之矣。」令曰：「相邀無事，請喫筍燒肉耳。」言畢，呼左右曳道士於階下，命答臂四百。答已，令復問曰：「爾知本縣復答爾乎？」道士哀求曰：「青天開恩，必不復答。」令喝曰：「再答四百。」答已，令拍案曰：「爾知未來事，何以答爾，而猶不覺乎？妖言惑眾，罪至於死，姑念爾初至，誤觸禁令，亦不深咎，速他徙，毋逗留。」判畢，命差役縱之去。

垂竿頓觸釣魚心

屬員上書大吏，籤上必寫大人鈞稟。某縣令稟撫軍，鈞字漏寫一點，則為釣字。撫軍題詩於籤還之云：「未必他年秉大鈞，垂竿頓觸釣魚心。可憐一勾廉泉水，分贈同僚總不勻。」

兩個漁翁揪打

某撫蘇時，將軍總督藩司等宴於臨江某酒樓，即席聯句。總督出句云：「舉酒上危樓。」某接云：「天高一色秋。」次藩司云：「江邊無限景。」最後至將軍，瞠目不能贊一詞，適兩漁夫闖於艇，將軍白案曰：「我亦有矣，『兩個漁翁揪打』，可乎？」藩司笑曰：「詩限五言，不如刪打字，叶韻更好。」將軍掀髯大喜，歸署，徧告幕友。某幕捧腹曰：「該打該打。」將軍曰：「打字原有，可惜為不通之藩司刪去矣。」

天錫純蝦

鄞縣某富戶以漁起家，年七十矣，其子孫為之介壽。或贈以幃，其四字曰「天錫純蝦」，蓋「天錫純蝦」之訛也。黠者某見之，大笑，謂其關切漁戶之巧合也。

日之夕矣君何

有設旅店於燕趙間者，其地為孔道，遵陸入京者恆由之，其主婦貌都麗，以是生涯殊不惡。某年除夕，有人為題一門聯云：「日之夕矣君何往，雞既鳴兮我不留。」此固切合逆旅，然無他意也。有滑稽者見之，潛就其上下聯各去一字，曰：「日之夕矣君何，雞既鳴兮我不。」

正定府十四屬聯

直隸正定府屬十四州縣，好事者各綴二字，曰：正定將軍，行唐使者，元氏夫人，阜平老人，晉州客人，獲鹿道人，井陘童子，靈壽仙官，贊皇丞相，無極大帝，平山大王，欒城公子，新樂公主，藁城草寇，如小說中之稱謂，然頗覺連貫。山左戴紫垣集成對句，頗見巧思，更衍之為聯云：「公子何翩翩也，喜仙官暗繫赤繩，於是夫人議婚，老人主盟，彼童子無知，但憑使者行媒，聘定藏嬌公主；大帝其巍巍乎，賴丞相借籌玉箸，因而客人享利，道人服教，雖草寇竊發，可卜將軍報捷，削平恃險大王。」

俗語聯

有集俗語成聯者，如：七合升兒八合命，五花腸子六花心。打虎還是真兄弟，騎驢撞見親家公。龜頭有志終須貴，朝裏無人莫作官。

一萬六千年前酒債

林有任工滑稽，嘗與友飲村肆。酒闌，即夥以帳進，而杖頭錢不敷，將令其筆之於冊，夥不允。林曰：「希臘天文家言，世界歷一萬六千年而還原一次，一萬六千年後，吾儕仍集於此。今暫記之，他日可并償也。」夥曰：「可。惟一萬六千年前，君尚有未償之酒債，今當先償之耳。」友聞之，皆胡盧，林亦大笑，乃貸於友而償之。

陰曹五殿陽世三間

丹徒包黎先茂才性通脫，嘗客揚州。世俗於改歲之際必換春聯，包因年事匆促未及書寫，遂以沒字之聯榜於門外。真州吳某見而異之，遂代書八字曰：「陰曹五殿，陽世三間。」

現身說法

有自稱儒醫者，一日出診，中途渴甚，詢輿夫以鄰近茗肆之所在。輿夫答以無，惟云前村有一學塾，而塾師喜弄文，有往謁者，須先試對聯，能對，始招待。醫大喜曰：「我儒醫也，儘可往。」既至塾，師詰來意，警告之。師曰：「能屬對否？」醫曰：「予亦試為之。」師即示一聯云：「碧桃萬村柳千條。」醫不假思索，即對以「紅棗二枚薑三片」。師奇之，烹茗款待而去。閱數月，又經其處，師又示一聯云：「避暑宜尋深竹院。」醫即對以「傷寒應用小柴胡」。師喜其敏捷，待之甚醫。再閱數月，出診，忽遇大雪，不得歸，迂道借宿於塾。師觴之，飲至半酣，師出一聯云：「大地無分南北，遍灑梨花。」醫始悟及其妻，湊成一聯云：「小妾有件東西，似懸藥碾。」師贊美不絕，復鼓掌大笑曰：「先生現身說法，真可謂大公無私矣。」

秋海棠

有蕩婦名秋海棠者，因奸殺案訟於官，定讞後，解臬司過勘。臬署有甲乙兩幕友，名士也。甲偶言秋海棠之名，頗不易對，時庭中有山藥一株，垂實纍纍，乙曰：「夏山藥三字似可為對。」甲謂：「對誠工矣，然祇此三字，未免枯寂，今閒暇無事，不妨層累加之。」因曰：「帶葉秋海棠。」乙曰：「連鬚夏山藥。」甲曰：「一枝帶葉秋海棠。」乙曰：「三寸連鬚夏山藥。」甲曰：「斜插一枝帶葉秋海棠。」乙曰：「倒垂三寸連鬚夏山藥。」甲曰：「鬚邊斜插一枝帶秋海棠。」乙曰：「褲下倒垂三寸連鬚夏山藥。」甲曰：「佳人鬚邊斜插一枝帶葉秋海棠。」乙曰：「大漢褲下倒垂三寸夏山藥。」甲曰：「紅粉佳人鬚邊斜插一枝帶葉秋海棠。」乙曰：「黑麻大漢褲下倒垂三寸連鬚夏山藥。」甲曰：「江南紅粉佳人鬚邊斜插一枝帶葉秋海棠。」乙曰：「關西黑麻大漢褲下倒垂三寸連鬚夏山藥。」

活死人

歷代大行皇帝梓宮奉移時，試演黃楨，由內務府特派大臣，將鸞轎安置楨上，中支以板，諸大臣群坐其上，以實驗其低昂輕重焉。觀者闐溢，相與語曰：「此活死人也。」

卿真苦死

窶人子某衣食不給，對泣牛衣。婦死，乃以聯輓之云：「算來半世夫妻，喫也無，著也無，歎卿真苦死了；放下千斤擔子，天

不管，地不管，比我倒快活些。」

先死先生

某師以其弟子死而作聯以輓之，聯曰：「先死先生，呸；斯人斯疾，唉。」

說我就來

有申、趙、周、李、成五人相友，結為異姓昆弟，皆莫逆。不數年，而申、趙、周相繼化去，僅存李、成，遂益密。未幾，李亦歿，成至是惟形影相弔矣，乃輓以聯云：「座中僅有兩人，悲君又去；泉下若逢三友，說我就來。」

不得了了不得

某善滑稽，一日，有友死，往弔之，入門，則哭聲厲。其中有「了不得，不得了」二語，為某所聞，乃為書一聯曰：「不得了，了不得，了也不得。」書至此，又聞死者之妻撫柩大號，一老嫗勸之曰：「怎麼哭，哭怎麼。」即續書下聯曰：「怎麼哭，哭怎麼，哭又怎麼？」

訃文對試策

或以訃文首數句並嚴試策末數句摘出為一聯，頗為天然巧對。其聯云：「罪孽深重，弗自隕滅，禍延顯考；末學新進，罔識忌諱，干冒宸嚴。」

戴冕不垂旒

鄭曉江大令好詼諧，有友張某，頭大而有鵝形，因戲以詞贈之曰：「戴冕不垂旒，細辮子，大門樓。弟兄結拜人六個，嚼蛆趁熱，下雨不愁，行瘟發量皆難受。莫學油，二十一指，難比此顆頭。」

寒士閒事

李森廬某歲在家，地方公舉為團總。次日，書數語以辭之云：「我本寒士，不管閒事。倘有閒事，來投寒士。莫怪寒士，不探閒事。如問閒事，永世寒士。」

私塾師長於科學

泰順有私塾師張佩卿者，嘗以科試入泮。其邑僻陋，覺舍諸生，略能識字而已。張之制藝，已能完篇，且能作試帖，遂為邑中翹楚，設帳授徒，從之者如歸市。某年，偶至會垣，為友人招飲。座客有曾出洋留學者，友以此公科學甚精告之，張不解所謂，瞠目相視。久之，乃自指其鼻準而言曰：「我亦長於科學者。」隔座一客遽就而問以科學名目，張默然，徐曰：「我固於光緒甲申，大宗師祁世長督浙學時，科試所取入學之生員也。」

塾師寄婦詩

光緒時，有李森廬者，以教讀為業。某年，逼歲除，不能歸，有寄其婦詩十首云：「今年館事太清平，新舊生徒祇數人。寄語賢妻休盼望，想錢還帳莫勞神。」「父無佳館子閒居，命不如人總是虛。今歲家中宜省儉，老糠喂鴨菜淘豬。」「我命從來實可憐，一雙赤手硯為田。今年恰似逢乾旱，祇半收成莫怨天。」「家中定要買棉花，手內無錢祇自嗟。我有一言分付汝，不妨姑向鳳翔除。」【鳳翔，鄰居李姓富翁也。】「賒得棉花作速彈，更頭此際要連翻。婆婆打雜姑姑紡，媳婦旁邊莫躲艱。」「零星鋪帳布柴錢，虧空今年要汝填。曾記俗人言一句，貼夫之半賴妻賢。」「所在言談要使乖，逢人切莫倒招牌。但云今歲盛前歲，支拄方能駕得來。」「幾度思量欲戒煙，此身猶恐病牽纏。早晨吞個芝麻泡，晚上開燈要一錢。」「每日堆花要半斤，燈油煙酒並開葷。算來攪用非輕怨，一百銅錢缺數文。」「果然苦盡自甘來，何患今生不發財。但得麟兒能入泮，相從誰不羨紅梅。」【俗云，楊梅紅，有人從。】

過去未來之妙品

某乙性吝，多詐。一日，其中表某甲五秩壽誕，乙具禮物一器，遣使賈往。甲揭視之，乃雞卵四枚，附有說明書，曰：「此未來之肥雞也。兄千秋令節，為時過早，若可遲三月者，一群鳳雛，行將引吭而啼矣。」甲見之，不笑亦不怒，直受之。翌日，甲折柬招乙，乙欣然往。至，則見燈燭輝煌，肆筵設席，座客已滿，別有一種酒肉香味充雜空氣中，度入鼻觀，直沁心脾，覺甘美無倫。乙至此，饞涎欲滴。甲與寒暄畢，肅之，趨堂東，憑空案，使獨坐。乙待良久，不見肴饌，正企盼間，忽睹甲手持青竹一竿，置於案，謂乙曰：「此過去之嫩筍也。弟來何其遲，如早數月者，鮮肥之筍，尚未成竹，正可下酒也。」語已，自去。

蘋果瘡

李蘋香，上海名娼也。閱人過多，染微毒，俗呼楊梅瘡者是也。有某僮眷之，至親，其友偵知蘋香之隱，舉之告，勸與之絕。僮略不為動，微笑應之曰：「彼，蘋香也。縱有毒，亦蘋果瘡耳。於楊梅瘡何與哉！」

願為人子

長沙某茂才以貧居書院，歲終，債主環迫，乃至古廟避之。同時有二友，境遇相若，亦與焉。盤肴尊酒，相對黯然。酒微酣，一友曰：「友朋在今日，不亦聚首，我等得此，亦天緣也，不可不賦詩。」乃吟曰：「柴米油鹽醬醋茶，無錢去買又無餘。思量只好將身賣，問偏長沙不要爺。」一友曰：「吾當和之：『米鹽柴布雞鴨豬，八口之家不可無。思量只好將身賣，問偏長沙不要夫。』」某笑曰：「二君詩甚佳，然為人父為人夫者，亦多有難言之隱也。吾意當為人子，似較父夫為優。」乃吟曰：「爺做官來子享福，我無福命怨阿誰。如今只好將身賣，怎奈官家不要兒。」二友曰：「君真想入非非矣。」乃相與鼓掌。

八竅妙判

山左劉為幹守廬江時，郡民盧仁娶妻姬氏，甫三日，忽告官乞離。詰所犯何條，以不能生育對。問燕爾方新，何以知其不育。初尚囁嚅，堅鞠之，潛然曰：「人皆九竅，彼缺其一，便遺皆從一處出。」氏母爭曰：「我亦八竅，女即親生，何害？」乃令官媒引母女入內宅，屬夫人督僕婦驗之，良信。盧始願領歸，劉判曰：「蓋聞竅分上下，七陽而二陰。質秉乾坤，三奇而六耦。然大地非無偏缺，而刑天絕少具形。厥有蚩氓，初諧婚媾。不圖良匹，竟類人痾。但覩玉桃桃花，未睹後庭瓊樹。漁郎問渡，澄涇共濁濁同流；神女為雲，烏道與羊腸莫辨。奠我疆於南畝，何從界判鴻溝。啟秘鑰於北門，勢且鑿殘混沌。慮乏鄧攸之後嗣，遂效翁子之當年。公庭謬託乎詭詞，虛哀用致其窮詰。瑟琴伊始，胡為伉儷情乖？歲月幾何，安見熊羆夢杳！譙訶莫解，夏楚將施。含意難伸，直陳不諱。婦則撫心無忝，嫁雞志在隨雞。媼則說法現身，雛鳳形同老鳳。母既載生而載育，女還宜室而宜家。無煩鍊補於媧皇，但乞後堂犀照。姑允質成於周姥，果然下體象賢。本縣教始彝倫，化先怨曠。在姬氏尾閭偶闕，無虧種玉之田。則盧生息壤可耕，焉用不毛之地。無犯出條之七，當援不去之三。未許鸞分，斷從璧合。傳其好事，風人增雌兔之詩；廣此群生，訟牒絕男妾之案。」

改神童詩

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。洞房花燭夜，金榜掛名時」四句，見於世俗流傳之《神童詩》，極言人生之樂事也。有以為不足者，於每句各增二字，曰：「十年久旱逢甘雨，萬里他鄉遇故知。和尚洞房花燭夜，教官金榜掛名時。」或見之，猶以為未盡其樂，又改曰：「千年久旱逢甘雨，球外【此言地球之外，游於他行星之中也。】他鄉遇故知。三世洞房花燭夜，【言相思三世，至今始得結婚也。】黑奴金榜掛名時。【言黑奴得免沈淪也。】」此蓋極意形容其樂也。然又言其似樂非樂者，亦以《神童詩》改之，於每句下注二字，曰：「久旱逢甘雨，一滴。他鄉遇故知，債主。洞房花燭夜，石女。金榜掛名時，副貢。」

詠駝子詩

有詠駝子者，詩曰：「哀哉駝背翁，行步甚龍鍾。遇客先施禮，無人亦鞠躬。有心尋地孔，何面見蒼穹。仰臥頭難看，俯眠腹又空。蝦身窘且縮，龜脊聳還豐。雨不沾懷內，臀常曬日中。娶妻須凸肚，摟妾怎佞胸？划石差堪慰，斷環略亦同。小橋稱雅號，

新月尚尊容。赴水如垂釣，懸梁似掛弓。生前偏踟躕，死後亦謙恭。」

詠矮子詩

有詠矮子者，詩曰：「某某先生太不高，矮人隊裏逞英豪。搭棚只用齊眉棍，上陣常攜解手刀。未必蠶衣能作帽，居然馬褂可為袍。一朝擊鼓升堂去，百姓都從桌下瞧。」

詠禿子詩

有詠禿子者，詩曰：「頂上無毛一禿鷲，天然潤澤似搽油。曲詞喚作光光乍，卻異花叢眾滑頭。」又曰：「圓光頂上禿如鷲，枉費許多生髮油。若叫此人做和尚，不須披剃自來頭。」

詠黑女詩

有詠黑女者，詩曰：「黑有幾般黑，惟卿黑得全。淚流如墨汁，屁放似窩煙。熟藕為雙臂，燒梨作兩拳。夜眠漆凳上，秋水共長天。」

詠麻女詩

有詠麻女者，詩曰：「公主明妝額點梅，芙蓉人面繡成堆。贈卿一鏡臨窗照，蘸著些兒麻上來。」

詠婦女裝大腳詩

有詠婦女裝大腳者，詩曰：「小腳而今不雅觀，強裝大腳也難堪。皮鞋半塞棉花絮，撇去歪來總覺寬。」

寄語劉郎莫問津

劉恕皆有婦水靜嫻，工詩，晨昏伏案，嫻意吟詠，頗得倡隨之樂。然恕皆恆宿外室，不常入內，婦亦厭牀第之事，輒聽之。一夕，恕皆入繡闥，靜嫻即書一絕與觀，有「小溪新漲桃花水，寄語劉郎莫問津」之句，蓋實託故卻之也。

不教胡馬度陰山

上海名妓有姚七、姚八者，皆具殊色，某暱之甚，同時有胡某、馬某者，亦垂涎焉。某恃強，日盤踞其家，胡、馬不得間也。或詢某，某為誦唐詩曰：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」

相公相丫鬢丫

有少年夫婦，體皆肥碩，自日本留學畢業而歸。其友某見之，戲作一聯以贈，辭意滑稽。聯云：「相公相，肥而胖，頭且然，而況；丫鬢丫，粗又大，嘴若此，其他。」

磕睡讀書

某嗜讀，好睡，黎明即起，伏案觀書，日暮即就枕矣。嘗自撰一聯，揭於書齋之楹。聯云：「有打磕睡的豪傑，無不讀書之神仙。」

夫子自道

「酒酣或化莊生蝶，飯後甘為孺子牛」，某名士自撰之聯，蓋夫子自道也。某嗜飲，醉輒寢。起，則導其幼子嬉於庭，自為牛，而使幼子為牧童，曳之使行，蹣跚庭中，不稍拂其意。世之為兒孫作馬牛者，固甚夥矣，然每不自承，若如某名士之能自道者，固絕無僅有也。

老父無能卻更尊

衡山之俗，每當仲夏時，居民必迎神賽會，謂之避疫，仿古儺禮意也。城南為馬王會，城西為康王會，兩會爭奇鬪勝，積不相能。所裝故事，亦多按南西二字，如取西川、征南蠻之類。一日，馬王會出賽，裝孔子像，橫書「萬世師表」四字匾額，以為無能出其右者。康王會中人聞之，乃飾孔子父叔梁紇出遊，撰聯懸於旁。聯云：「吾兒有志雖稱聖，老父無能卻更尊。」馬王會人見之，瞠目而返。

大小王霸兒子

某廣文與某二尹為同僚，甚相契，朝夕過從，談諧間作，偶以對聯為酒令。廣文因出對曰：「老教官，窮教官，老當益壯，窮當益堅，老大窮堅教官。」二尹方沈思，瞥見其兩子戲於庭，即曰：「大兒子，小兒子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大小王霸兒子。」

仲姓宜為調人

居兩方間之調人，或證人，俗謂之中人。而燕、趙、齊、魯人士之讀「仲」字，其音輒如「中」，筆之於紙，亦復混淆，如「連中三元」，輒寫作「連仲三元」。嘗有延仲昂庭居間調處一事者，昂庭不允。請之者曰：「君姓仲，仲之義訓中，且日本調中人曰仲裁。調人之責任，君自負之，勿固辭。」昂庭乃笑而諾焉。

百鳥百獸圖

馬某宴客，客為烏、鳳、燕、雞、鴻、鵠、牛、羊、鹿、狼、豹、熊、虎、彪十四姓。或曰：「此《主客圖》【唐張為嘗作《詩人主客圖》】也。可擴之為《百鳥圖》、《百獸圖》，與上海廣學會所出版者，並傳於世矣。」

風馬牛不相及

馬子春嘗挈舟入剡，訪其友牛舜初。渡曹娥江，遇逆風，風不得前，泊一晝夜。及至，而牛適亦以訪友先一日他出，遂不遇。馬歸，語其婦曰：「此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也。」

雲龍角逐

雲子遠，粵人；龍念軒，湘人，皆嘗客金陵。一日，偕游鍾山，雲年少先登，龍躡其後追之，至其巔，則以行急而氣喘。坐定，語雲曰：「君平步青雲，誠得風雲之際會矣。」雲曰：「吾兩人亦雲龍角逐耳。」

滿飯喫得滿話說弗得

俗有「滿飯喫得，滿話說弗得」之諺，蓋戒人說大話也。宣統時，革命勢盛，競唱排滿，固以在野黨為多，然亦間有隨聲附和之官吏。蓋若輩狡黠性成，知革命潮流大漲，必有推翻政府之一日。故雖食朝廷之祿，不敢獲咎黨人，談論所及，絕無帝德君恩字樣，殆於「滿飯喫得，滿話說弗得」二語而偶爾誤會也。

半夜三更打我鑼

警察已徧郡縣，然以不敷分布，故擊柝守夜者，尚所在皆有。或為詩以贈之，中有云：「清風明月無人管，半夜三更打我鑼。」管、鑼假借作對，不著痕跡。

親之曰兄

友朋輩行相等，輒相呼曰兄，不計其齒。向子平年四十許，一日，遇陳伯元，以兄呼之。陳之齒已逾耳順矣，或語向曰：「君宜稱陳為丈以尊之。」向曰：「尊之不若親之，『親之曰兄，字曰孔方』，此見晉魯褒《錢神論》，亦正以見吾之親陳也。」

天下之大老也

有兄弟二人孿生，其友往往誤認。一日，遇其兄，遽呼之曰二老。旁有知之者，曰：「渠，大老也。」友曰：「總是一般，『二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』。」

生子之本色諧語

詼諧語，必須本地風光，方可解頤噴飯。有筆賈舉子，甚豐碩，或戲之曰：「羊毫兔毫，加工選料。此家用貨，非比賣門市者，安得不佳？」又有書客舉子，貌酷似父，或戲之曰：「原板初印，神氣一絲不走，其非翻刻贗本可知。」又有庖人舉子，膚色甚黑，或戲之曰：「此非炭火煙煤之氣，即是油鹽醬醋之精。」

製造人民子孫

餘姚高雲鄉，名民，少業賈，旋為童子師以自給。生平嗜學，頗讀譯本書，且能為詩古文詞。而口吃，好詼諧。某年，失館家居，適生子，彌月，設湯餅筵，一賀客詢以今歲何所事事，則曰：「為國家製造人民，為祖宗製造子孫，非莫大之事業乎！」

施玉軒勸楊伯隱勿作馬牛

施玉軒，皖人，有子，名源深，幼聰慧，好學，及歲而學成，能自立矣。乃其歲入，亦僅足自給。玉軒向為諸侯老賓客，至是，猶作客如故。同幕李伯隱年五十餘，長於玉軒者五歲，尚無子，恆以為憂，見源深之成立而歲入多金也，深羨也。一日，語玉軒，謂今已垂老，亟欲納妾以育子。玉軒曰：「君休矣，吾方羨君家累之輕，君乃以望子而欲置妾。即果生育，亦須驟增兩口之用，而子之衣食學婚諸費，尤為不貲。待其弱冠成立，不必倚賴於君，且能以所獲資君，而此二十載中，君之所耗金錢，實已不可勝數，豈不較今日擔負之重，倍之而又倍之耶！彼時君已七十餘矣，七十老翁何所求？亦奚必自尋煩惱耶！況其成立猶不可知，或竟闕冗無能而仰給於君，不更終身作馬牛耶？且即以僕言之，年未五秩，而豚兒已能治生，然於僕何補？此非君所目擊者耶？」伯隱聞之，大悟，納妾之議遂寢。

金中壘自恨不為拐匪

自咸、同間，粵、捻亂平，以至光、宣，承平數十年，生齒日繁，生計日絀，衣食不給無以自贍者，所在皆是。赴滬謀生之人，紛至沓來，逆旅為滿。有金中壘者，杭人也。僑滬既久，廣交游，待人有肝膽，於稍能自立者，得其一言，輒有噉飯之地。章實甫粥粥無能，然其年甫成童也。一日，丐於金，謂欲得一餬口之所，且為奴亦不恤。金太息曰：「人多事少之狀況，年來日甚一日，雖下至廝養，亦苦無容身處，將若何？」乃給以餅金，章叩頭謝。

意將行，而金之友汪明齋至，閒談，縱論至謀生之事。金即指章而言曰：「彼哉彼哉，誠可太息痛恨者也。彼方當求學之年，而一再逃塾，絕無所能，其從何處覓生活耶？惜吾未為販賣人口之拐匪耳！不然，則吾既可得多金，而彼又獲棲身之所。雖及成年而不能自立，為其父母者，亦必衣之食之，可終身無凍餒憂矣。」汪愕然。金又告之曰：「粵人以族大丁多為尚，潮州尤甚。稍有力者，輒廣置姬妾，以期孳生之眾，而猶以為未足，更出資購之於外。光、宣之交，上海拐匪充斥，赴粵商輪，時有大幫幼童出口，蓋即拐匪挈之往粵以求售者也。」

城中盡是饅頭餡

古語云：「縱有千金鐵門檻，終須一箇土饅頭。」謂墳也。後人又有句云：「城外多少土饅頭，城中盡是饅頭餡。」蓋言人之必有死也。

吁嗟闊兮

杭州某富翁卒，出殯，其車馬儀衛之盛，窮極侈靡，或以告人曰：「今日某家喪事，向未見有如是之闊者。」【杭俗以盛為闊。】座客曰：「此所謂吁嗟闊兮，不我活兮是也。」

舍魚而取熊掌

曹子章，晉人也。曾舉於鄉，為主事。以家無恆產，乃參戎幕於津沽，博升斗養母。久之，不獲於府主，遂入官京師。未逾歲，棄職而走。至滬，鬻文為生。蓋其人貞介絕俗，生平別無嗜好，惟視色與書若性命。愛滬上風景之佳，居數月，即移家焉，則以筆耕餘暇，可恣覽載籍，且作冶游也。滬之女閭未昌，書肆闐溢，為全國冠。曹每於薄暮身入市，非閱書於坊，即至其所眷處，然輒以書自隨。嘗曰：「余好色，而滬地之姝麗觸目皆是。余好書，而滬坊之圖籍悅心者多。色，猶魚也。書，猶熊掌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也。然亦焉能竟忘情於魚耶？」其友姜枕流戲之曰：「吾為君計，他日再入輪迴，可謂命於閻羅，以兩眼分佈於面部之前後，則前可觀色，後可觀書，而人亦必以雙方之獨具隻眼譽君矣。」

海上逐臭夫

上海縣以濱海得名，謬託風雅者，輒稱之曰海上，其實瀕海之地，皆可以是稱之。此亦類於姑蘇志、金陵志之名稱不當也。上海居民繁盛，士女未昌，冶游置妾之徒乃遂紛沓，然皆於句闌中求之，亦以妝飾入時，易炫俗目耳。

錢塘金仲搗，風雅士也。有特識，嘗謂滬江名姬，泰半為蘇之鄉女，與娘姨、大姐【皆女傭也，未嫁者曰大姐。】之出身正同。而俗無真賞，但見其靚妝刻飾，便嫵綽約，【八字見《上林賦》。】即從而悅之。於天真爛漫雅潔自好者，略不措意，此皮相天下士者之所以日多也。一日，趙伯英強之作狹邪游，小飲於名姬秦若蘭妝閣，遇女傭阿珠，亂頭粗服，彌美而黠。酒闌閒話，詢知為蘇鄉甘露農家女，至滬甫半載，向從其母事田作，固亦胼手胝足者。因語伯英曰：「此小妮不假修飾，乃姣好若此，較之若蘭，奚若？且凡百女傭之若此者，實不可勝計，而君但知妓之美，何不知別擇乎？」伯英平視久之，乃語仲搗曰：「君能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，真具正法眼藏也。」滬俗，人家溺器，【儲洩溺之器。】輒於清晨由女傭挈至門外，使擔糞者傾之。自是，伯英恆於清晨獨行里巷，惡臭觸鼻，亦不之顧。一日，仲搗以謁客晨出，與之辭，曰：「君真可謂海上逐臭夫矣，何矯枉過正，竟一至於此耶！」

醬油豆腐乾

有為淮南業者之孔康，設肆於蘇州山塘，所沽菽乳至佳。俗呼菽乳為豆腐，加以醬油而乾之，曰醬油豆腐乾。康有女曰阿媛，黑而媚，陳仲勤見而好之，方思求為偶。逾月，介友通殷勤，則已嫁包氏子矣。乃悒悒，而作《黃鶯兒》詞以誌之曰：「愛你素中珍，紫棠容，白玉身，溫柔細膩端方正。馨香可人，聞味動心，清茶美酒常相敬。但只恨相逢布袋，包住了卿卿。」

娣肉二字之別解

熊子英工詩，好作諧語。一日，作即事詩，中有「娣胸三白假，肉頂一黃真」二句。適其友邵菊屏過訪，見之，愕然不解，請其說。熊曰：「上句言吾妹當胸之鼻針，有白色假金剛鑽三粒，下句言吾婦插髻之黃色簪，乃真金所製。蓋以娣字拆之，為女、弟二字，以肉字拆之，為內、人二字也。」

如君二字之別解

世俗稱人之妾，輒曰如夫人或如君。如夫人者，擬之於妻，亦原本於《左傳》「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」句也。如君之稱，則以《論語》有「夫人自稱曰小君」一語，《漢書》有「歸遺細君」一語。且母以子貴，則曰太君。夫人既可稱君，妾既無所不如，自得稱如君矣。趙子義大令嘗納一姬，寵專房，大婦粗通文翰，好詼諧。一日，警案上有曾梅臣致趙書，有「夫人如君」字樣，語趙曰：「君者，一國之主，皇帝是也。曾君書函，於我稱夫人，而稱姬為如君，是以彼為一家之主，尊貴擬於天子矣。子亦甘為其臣下否乎？」

妒律

妒律為廣野居士述，凡八條，雖屬游戲，亦頗有組織，因全錄之，以資笑噱。

名例。一，凡婦梳頭臨鏡架，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，遂生嗔毒罵，併及丈夫者，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，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判曰：「迷網沉淪，聞蟻聲而驚夢。疑團莫解，飲弓影而成痾。是以披畫圖而含哀，詢洛神而赴水。群狐滿腹，載鬼一車。以莫須有之情，比將毋同之律。罪由自召，人亦何尤？」一，凡婦允夫宿妾，日間反覆議明，及至更深，猶復令妾針紉，若或忘之者，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，笞二十，遲至三更者，加一等。判曰：「春秋盟會，成事定於一言。戰國縱橫，趨向決於片語。爾乃拘牽簿務，似存退悔之心。演習虛文，無非出納之吝。雖曰健忘，當不至此。爰引律法，猶覺從寬。」一，凡夫與婢有染，妻乃去婢小衣，以秦椒等辛辣之物，納入婢女私處，比照以穢污人人口律，加等，發黑龍江，給披甲為奴。判曰：「荳蔻猶含，殊苦鹽梅之味。牡丹初放，何堪薑桂之投。即蛇蝎以為心，無此毒也。本豺狼而成性，豈其然乎！按律無可援引，加等從嚴究擬。」

吏部。一，凡婦人見夫外人，故拈針線，兀坐不語，及再三詢之，一推而起，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判曰：「慵拈倦繡，祇念遠人。默坐低頭，為懷遊子。未有室家靜好，琴瑟和諧，見良人而轉嗔，聞溫言而添恨者也。婦德無極，女怨無終，律以朝參，正斯壺範。」一，凡婦有病在身，沈沈樂餌，仍令腹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，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珠沈玉碎，肯使鸞鏡塵埋。柳折花殘，不許鶯簧舌囀。即日關心者亂，奚須壁後置人？若云在家必聞，夫豈沙中偶語？今乃展轉反側，殊多密探之煩。而迷夢沈吟，祇厘他山之慮。官箴有玷，自當屏絕於遐荒。壺範斯懲，勿致悍成跋扈。」一，凡婦每見人之內眷，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，媿媿不倦，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判曰：「畫樓祕閣，共談閨內之私。密室柔情，細訴胸中之壘。聯袂握手，附耳訂謀。豈誠永漏話長，祇為深閨計遠。老墻衣鉢，官家忽使空閒。少婦傳燈，阿郎決難二色。比目何堪瘤贅，并頭那許駢枝？第彼婦各具肺腸，漫勞人別參帷幄。家有制度，事屬越庖。自謀已非，代人難恕。」

戶部。一，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，嘻笑一堂，忽聞主人聲息，悉皆屏去，擬坐以脫漏戶口律，杖六十，徒一年。判曰：「紫鬪平鋪，象牌齊翻玉筍。霞箋試展，斑管漫按瑤詞。乃老子興復不淺，而群芳吹散因何？是豈楚卒聞歌，競解中宵之甲。抑亦蘇生挾策，惟深兼併之防。罪坐發縱，奔逸免救。」一，凡婦值夫偶宿妾室，便偃臥不起，只推有病，及再三安慰，不覺盈盈淚下，擬坐以戶役不均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判曰：「自是桃貪結子，故尋樹底留紅。原非浪逐癡兒，疑作花間戀蝶。不知樛木下逮，方可蠡斯衍慶。爾乃鳥嘯殘夢，憐春色之將闌。花擾獨愁，恨秋梧之早落。猶然心懷固寵，念舊愛而情傷。志切專房，分新恩而腸斷。菀枯頓異，徒杖有歸。」一，凡婦容夫納妾，限夫往妾所，止以一更為率，遲歸則怨望詈罵，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，杖六十。判曰：「命將出師，最忌從中掣肘。濟人利物，應須忘分推心。如其箝制剋期，恐致功多限促。必欲束縛計晷，定然此怨彼嗟。苟發縱之不公，當援律而予杖。」一，凡婦無子，畏人清議，陽為娶妾，私禁冷室，不令丈夫見面，擬坐以田地荒蕪律，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判曰：「歷歲深耕，既無薄穫。僧人多口，爰挾陰謀。縱不學司馬公夫人，飾之入院。何至如白太傅內子，不使進幃？鴉過長門，夢斷朝陽日影。魚封永巷，魂消巫峽雲蹤。女有罪而幽囚，郎何辜而乏後？荒我田疇，罪難輕貸。」一，凡婦見妾生子，故將家業施捨僧尼，搬運回家，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，擬坐以盜賣田宅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判曰：「珠非蚌出，奚憐金穴銅山。篋自我操，即欲沙揮泥灑。綺丸蔽野，翠玉成塵。神誕佛生，結福緣於渺渺。老嫗少婦，填谿壑於年年。甘心若敖之鬼，寧借叔孫之兒。惡其縱恣，律以攘竊。」一，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，即行毒罵，併自咒以及丈夫，擬坐以把持行事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判曰：「城門失火，未嘗殃及池魚。滕國防危，便爾憂先築薛。含沙射影，足徵鬼域之衷。打草驚蛇，預作綢繆之計。罪狀似難比擬，情形那可姑容！律以把持，實為允協。」一，凡婦無子，恐夫買妾，強立己姪，或抱螟蛉，擬坐以斬人宗祀律，杖一百，刺配寧古塔，絕產沒官，父母兄弟不行解勸，連坐。判曰：「妒蚌難胎，久慮蛾眉之入室。牝狐幻術，陰營蝶負之良圖。乃欲代馬以牛，更恐以武繼李。科其罪狀，投豺虎而誰憐？揆厥私衷，餒祖宗而莫顧。擬減等於大辟，宏施法外之仁。藉絕產而入官，詎資異姓之孽。在昔設謀決計，事雖首自妖姬。然而黨惡模稜，罰難追於醜類。禍因滋蔓，連坐非苛。」一，凡婦歸寧父母，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往，擬坐以拐帶人口律，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判曰：「情懷水火，原非蘭茝之和。意介干戈，素乏壺篋之雅。攜手同歸，是心也？與子偕往，保無他乎？察其略取之情，治彼杖徒之罪。」一，凡婦與夫議明，或三六九，或二八日，分潤於妾，乃至期齟齬，不令夫往，擬坐以收支留難律，笞五十，再犯者加一等，三次者杖六十，徒一年。判曰：「三分有二，宜加服事之誠。取二用三，古有貪殘之戒。爾乃渝盟割地，輒懷猶豫之衷。役志侵漁，漸現饕餮之態。當與不與，律固有條。初犯從輕，再犯加等。」一，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，以塞娶妾之念，擬坐以良賤為婚律，主婚者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判曰：「錦套璀璨，自宜軟玉溫香。繡帳氤氳，可無穠桃翠柳？雖實命不同，允共葑菲薄采。而承恩非貌，奚堪魍魎偕歡。因濁酒亂布之謠，豈醜妻惡妾之解？進以匪匹，實為亂群。責有攸歸，誰職其咎？」一，凡婦使婢年已長大，不令蓄髮，恐丈夫有見獵之喜，擬坐以嫁娶失時律，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判曰：「芳草無情，隨春來而漸茂。綠楊何意，因時至而垂絲。惡竹筍之衝簷，刪其鳳羽。嗔薔薇之踰架，剪彼蓬心。自崔夫人不許麗服，而袁紹妻使髡頭。乃虞擲果而禁偷桃，未詠標梅而歌冰泮。不疑他意，祇問失時。」

禮部。一，凡婦年已衰邁，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，擬坐以服飾違式律，笞五十，逐出，免供。判曰：「翠鬢香雲，豔質曾邀帝寵。柳眉桃靨，嬌姿準擬人看。不知出塞明妃，顏華已非舊日。抱痾婕妤，形容頓異當時。乞憐未必希恩，掩袖殊令增惡。態固難堪，情猶可憫。」一，凡婦蓄妾，原非不得已，乃自誇賢德，冀人贊美，擬坐現任官輒自立碑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判曰：「膏雨和風，令望應流於萬里。深仁厚澤，芳譽自播於千年。故口碑載道，逢人惟說峴山。而尸祝由心，至今詠思棠芾。何乃事因情近，名與實違。詎向人言，攘為己德。苟傳聞不傳，幾欲勒之貞珉。久假不歸，竟爾廁於賢哲。盜名有禁，功令宜遵。」一，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，因及其夫妾，併有子之妾，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，杖六十，徒一年，主婦辨非主使，記過一次。判曰：「浪蝶狂蜂，奚顧新蓓嫩蕊。暴風驟雨，那管細果花胎。猶如狐假虎威，豈惜鼠投器忌。雖護身有符，苟犯法無赦。主婦記過，牙爪必懲。」一，凡婦買妾入門，必使魔鎮，或挂己褲於門首，或置棒槌於門限內，種種不一，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玉顏未入，輪迴九轉之腸。象管初吹，聲斷百年之夢。不用千金買賦，陰求片鐵鑄符。一紙硃書，宜投蛛網。數行祕籙，忽墜迷途。性情制以鸚哥，精爽攝為虎俚。是蓋幻而無跡，即或殺之泯蹤者也。淫覘邪巫，痛懲遠屏。」一，凡婦因夫買妾，便設經堂，修齋禮懺，惟同僧尼來，擬坐以左道惑眾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楊柳新栽，昨夜幾番風雨。茶靡初架，曉來無數葛藤。蛾眉入而粉黛容，鴉鬢添而鸞鏡掩。妝閣因而繡佛，琴堂用以繙經。寄怨毒於瞿曇，發幽憤於般若。淫豔媚尼，藉禪和而入室。貪癡釋子，披緇戒而踵門。閨闈從此踰閑，性情由之難制。是用履霜杜漸，故為首禁嚴懲。」一，凡婦嫉夫有妾，從旁嫁禍，造作流言，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深情厚貌，鬚眉誤中其猜嫌。伏阱隱機，脂粉亦忘其伎忌。是以不言掩鼻，鄭衰以巧愛而斃楚姬。覆被殺兒，武嬰以忍心而殞唐後。臨風搗毒，向影吹沙。不第讒言離間，蓋實溺陷死生者也。所當滿杖，遠配遐陬。」

兵部。一，凡婦每夜聚，必將床前暗製桌椅等物，周防布密，以防夫有他適，擬坐以假宿衛人儀仗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判曰：「秦王宮裏，未失狐白之裘。漢后禁中，誰通赭馬之跡？不虞竊符之魏姬，特恐偷香之韓壽。豈乏防意如城之謀，爰效人笠招豚之計。坐以假借，罰其愚騃。」一，凡婦因夫夜起洩溺，不行通知，即疑其私婢，生嗔毒罵，擬坐以夜禁不嚴律，笞五十。判曰：「室內青銅，原屬懷姙之具。枕邊玉盒，用為護身之符。乃崇垣何處飛奴，簾外勿驚人影。醒來夢話，即已夢到高唐。醉後消魂，身逐魂遊楚館。彼固失告，此則疏防。」一，凡婦使婢女，不許面粉髮油，止令破衣敝履，充作夜不收，打聽丈夫外事，擬坐以私渡關津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判曰：「粉黛三千，既無藏嬌之屋。金釵十二，屈為下陳之材。況羅剎夜叉，分途勾攝。而山精水怪，匿形潛窺。出入自有關防，內外豈容飛越。爰書有禁，城旦何辭！」一，凡婦見夫人妾房言語，即假借公事突入衝散，擬坐以擅轅門律，如止譁擾，不作嗔狀，引例末減，笞五十，免供。判曰：「翡翠簪前，方調鸚鵡之舌；水晶簾外，忽來獅吼之聲。不徒花上晒衣，未免腹中藏劍。有心心術不端，無心見識不到。」一，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，忽喚妾起，屬以他事，擬坐以擅調官軍律，杖一百，發邊遠充軍。判曰：「酣戰方深，浪子春風一度。金牌忽召，夫人號令三申。既撤白登之圍，詎有黃龍之望？驍功西徼，先軫之唾固宜。掣肘東臆，長舌之罪難賞。宥以生命，猶為寬典。」

督捕。一，凡夫人妾室，妾慮主母之嗔，因而逃入妻所，妻遂閉之，不令出戶，擬坐以窩隱逃人律，杖一百，流徙尚陽堡。判曰：「桃源有路，本期接引漁郎。梅子多酸，未便相延洞口。效紅拂之宵征，非得已也。豈文君之私奔，意何為乎？爾乃冥心已會，故托於李上蔡逐客之書。妙諦全窺，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。汝既有意於窩逃，吾將按律而問擬。」

刑部。一，凡婦見夫與妾就寢，故意不臥，隔房頻問瑣屑事務，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，笞四十。判曰：「鴛夢初諧，正慮窺簾鸚喚。蝶棲未穩，何堪聒耳蛙鳴。既干迴避之條，難辭撓法之譴。量從薄懲，以蔽厥辜。」一，凡婦設榻於自己臥房，妾侍夫

寢，必抱衾裯以就，即使合歡，不令暢遂，併不得謔語一字，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，杖六十。判曰：「臥榻之側，本非鼾睡之鄉。忌者之前，又豈詼諧之地？桃花三級，猶浪動潛鱗。鶯囀一聲，更怕驚翻宿蝶。是宜通禁，允此嚴懲。」一，凡婦因夫偶飲妓家，遂令端跪床前，自仍假寐，更餘不允發放，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判曰：「蚊蝶偶入花叢，原非貪宿。蜻蜓薄游水際，未免沾濡。況風過帶香，何關薄倖。而衣沾剩粉，聯以娛情。爾乃頓發嬌嗔，罔顧黃金之膝。居然假寐，任憑玉漏之催。真變羊之巫可誑，而逆鱗之怒難批矣。懸案過情，杖遣不枉。」一，凡夫調婢，婢極力灑脫，以致頰紅肉顫，妻乃不察，仍搏婢毒打，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，杖六十，以增減輕重論。判曰：「狹路相逢，幾餌身於豺虎。投梭峻拒，得幸脫於鷹鷂。顛斷香肌，蓋為雲橫煙鎖。紅堆粉面，豈關雨後霞生。不申法於強梁，反宣威於弱質。故出故人，按律何辭？」一，凡夫與妾寢，且入妻房，妻乃託故啟釁，需索首飾衣服，擬坐以因公科斂律，計贓從重論，贓未入手者，杖六十。判曰：「終年交頸，曾無感於寸衷。一旦分甘，遂矜懷於大賚。翠環金縷，非可要挾而求。寶鈿繡衣，務在隨宜而錫。爾需索出於機心，將擬罪應同於科斂。」一，凡婦因夫娶妾，假病臥牀，不喫茶飯，其夫委曲勸解，仍忿言詬罵，及腹婢私進飲食，則啖之，人至，輒復藏匿。擬坐以貪緣作弊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銀牙正辟，何心翠釜紫駝。繡戶無人，輒噉金蠶玉粒。若彼陰險之情，為鬼為蜮，叢已覘其一斑。矧其閉藏之跡，如虺如蛇，寧能防之久後？縱茲不治，長此安窮？」一，凡婢薄有姿色，見其悄悄修容，輒以誘漢痛詆，擬坐以故勘平人律，杖八十。判曰：「桃花沐雨，夫豈有意呈嬌。梅子含酸，遽謂揉脂獻媚。必丫頭盡屬花面，即毒口見其蛇心。爾太多疑，罪同故勘。」一，凡婦看戲，見有演及妾妓者，輒嘵嘵不止，併罵點戲之人，以及自己丈夫，擬坐以決罰不當律，笞五十。判曰：「雅劇新聲，不過逢場偶作。芳姿豔質，藉以合席同歡。事爭選靡麗之情，詞必出佳人之口。爾乃睹花容而色沮，聞鶯囀而神聲。觸目驚心，當歌疑讖。誰家薄倖，故開作俑之端？郎實猖狂，冀效跳梁之習。衾裯鼎沸，嫵波騰。鼓焰無端，笞懲有律。」一，凡婦責婢俛及下體私處，擬坐以決罰不如法，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，成傷者笞四十。判曰：「前代腐刑，爰書久削。編民闡割，憲典嚴懲。在男子而已然，況女子乎何有！爾乃借公洩忿，聲罪討於包茅。乘興宣威，肆戈矛於夾谷。如驗有傷，按律究擬。」一，凡婦值夫外出，即將夫妻併有姪之妾陰賣，並不擇人論價，迨妾知覺不從，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。擬坐以監守自盜律，杖一百，發尚陽堡，同謀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小往大來，本蓄分甘之怨。母以子貴，愈深固寵之憂。詎料君子之遠行，恰值紅顏之薄命。一副狠心辣手，早定調虎離山。拔去眼釘，推入火坑。辱當醜而不惜，雖換馬亦欣然。傷情極矣，慘何如之？其最毒之元凶，固應遠徙。即為從之惡黨，勿令網遺。」一，凡婦端坐，令夫跪受刑杖，如不依從，即號哭不已。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判曰：「毒龍飛怒，白日晦而海水揚。乳虎橫行，谷風生而狐兔伏。吼聲至厲，鼻息敢舒！彼既肆無忌憚，我持律以重懲。」一，凡婦蓄婢女，每同夫對飲，不許婢立己後，恐美目之盼，向夫傳情。擬坐以誘人犯法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錦繡成行，勿使肉屏障後。鴛鴦羅列，莫教花陣當前。蓋防對面芙蓉，密訂同心之約。燈前秋水，暗邀月下之期。不知慢藏之招，實為冶容之誨。爾故陷之，罪還責爾。」一，凡婦毒打婢女，其夫一言勸解，便謂私婢，愈加鞭笞，擬坐以冤屈平民為盜，杖六十，徒一年。判曰：「毒手老拳，勢難坐視。纓冠披髮，跡涉嫌疑。乃詞以情遷，卦因變動。貪非盜璧，浪指懷春。屈法枉賊，擬徒決杖。」一，凡婦不能容妾，反節噴作喜，以市賢名，願稱姊妹，無分大小，及妾入門，非禁即賣，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判曰：「夢中之蘭玉未占，被底之鴛鴦難共。琵琶隔院，聲已遠而莫疑。鸚鵡異籠，語屢調而毋覺。顧耳屬於垣，趾不旋踵。王丞相之驅車，為凌諸婢。戚少保之肉袒，奚獲二雛。爾乃蜜裏藏刀，必欲花間逐蝶。狡亦甚矣，罰豈容輕！」一，凡婦與夫小有間言，便呼兄喚弟，肆行強橫，以壓制夫妻，擬坐以假冒官兵律，杖七十，徒一年半。半曰：「日麗雲間，風忽變而成颶。波恬浪靜，石偶激而生瀾。巧令如虎如狼，闐然吠聲吠影。駭當猛鷲搏鷹，不啻群鴉噪鳳。蠢茲醜類，法所必懲。孰為主謀，訊明發遣。」一，凡婦舉動恣肆，因夫稍違，輒指稱聽信婢妾之言，哭訴妯娌鄉黨，擬坐以越訴律，如汗人名節，杖一百，發煙瘴充軍。判曰：「冀握大權在手，先以蜚語整人。蓋因蠱惑於心，奚啻含沙於口。不知盜嫂之事，猶可解也。至若通姦之誣，豈能堪乎！天譴難逃，王章莫貸。」一，凡婦見夫有恙，便歸罪婢妾，醜言播告眾人，擬坐以假公營私，杖六十，徒一年。判曰：「紙帳呻吟，遽稱此風之始。竹 偃仰，遂生為厲之階。豈知閨閫之事，甚於畫眉。乃以中萼之言，指為牆茨。意欲如將軍體德，因人言而驅姬。恐難同太傅暮年，以老病而放妾。假借釁端，誑誣加等。」一，凡婦打罵婢妾，吼聲震外，併罵及親友者，擬坐以辱罵尊長律，無服笞二十，有服笞五十，期親同胞杖一百，伯叔師友各加一等。判曰：「虎牙橫噬，豈避賢豪！烈火薰烈，寧分玉石？西楚大呼，鐵騎重圍辟易。河東一吼，柱杖落手茫然。魚無耳而深藏，鳥高飛而色舉。蓋司晨之牝，非特門內之奴已也。就族黨之尊卑，定科條之輕重。量從分別，予以自新。」一，凡婢年稍大，婦恐夫沾染，即行鬻賣，另買小者供用，擬坐以略賣人口律，杖八十，徒二年。若略賣至三口以上，枷號一個月，發邊衛充軍，並追價入官。判曰：「絲柳初垂，便關心於黃鳥。夭桃未放，早留意於遊蜂。以防微杜漸之懷，作出陳易新之舉。刈綠竹以植黃楊，驅修翎而蓄蚱蜢。律以略賣，允蔽厥辜。」一，凡婦見婢垂髻，夫或屬意，竟不謀之於夫，擅配家奴，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，杖八十。判曰：「桃花含蕊，何須便嫁東風？蜂孕猶胎，豈遂揚輝北渚。預作納履之猜，何其遽也。陰為掠襲之計，不亦泰乎！擬以重杖，抑彼機心。」一，凡婦知妾有姪，故使勞力，以致墮胎，並令產中飲食失時，擬坐以窩弓殺人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判曰：「海棠新放，將有色而無香。荳蔻初含，幸漸開而結實。滿園春色，誰是宜男？共祝天孫，若為乞巧。甫徵蘭夢，旋起鳩謀。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，木向榮而心先蠹。覆巢豈容完卵，殺母必更傷兒。詎止暗地害人，是且明欺絕後。置之徽纆，大快人心。」一，凡婦因事與夫反目，即架言寵妾，身投尼室，經宿不回，擬坐以背夫走律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。判曰：「久蓄疑猜，苦無半釐。稔懷怨恨，巧架片言。禪關藍室，身為解脫之門。祇廟淫祠，本是藏姦之藪。縱非紅拂之奔，難洗緇流之辱。投之有北，永絕南還。」一，凡婦爪碎丈夫面皮，併嚙傷肌膚者，擬坐以妻妾毆夫律，杖一百，徒三年，願離者聽。判曰：「情緒偶乖，笑裂千端錦繡。幽思乍觸，怒敲七尺珊瑚。狂颺發而松柏懼，驚濤轟而蘭蕙損。金闈虎步，玉洞羊眠。既昧三從，須嚴七出。」一，凡婦等令腹婢私行窺探，互相談論，以致婦之面色，忽白忽青，微微冷笑，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，笞五十，免刺。判曰：「紗牕隙底，潛聆蟻鬪之聲。脂粉場中，化作鴟張之態。百螢惑眼，千崇蠱心。蜀碎芙蓉，吹上桃花之面。南香含笑，如嚙漢女之妝。薄笞少懲，姑免深究。」一，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，必搜尋裂碎，擬坐以毀棄器物律，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，笞四十。判曰：「采蘭贈芍，雖屬淫風。煮鶴烹琴，殊虧大雅。況適情引趣，非盡溪水之紗。貽管呈愁，誤認江皋之珮。留之增為韻事，毀之自取其尤。」

工部。一，凡婦置妾貪裋床第，故令窄小，止堪一人獨臥者，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，笞四十。判曰：「花萼誼重，曾傳大被之風。燕雀情深，夙著聯翩之美。即眉公之新式，未聞狹狹規模。非楚宮之細腰，何故減其繩尺。既稽古而無徵，曷據律以示戒。」一，凡婦因夫欲往妾所，乃身先誘敵，及酣戰良久，已挫其鋒，始令就妾，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，坐贓論罪，杖一百，徒三年。判曰：「嫩柳堪折，方圖良夜佳期。老蚌饑涎，反欲爭先奪食。壯哉銳進之氣，此處不饒。休矣罷乏之兵，彼將何補！罪不止於阻撓，律應坐以虛費。粵稽賊跡，雖城旦而猶輕。究厥姦謀，迅決杖以發遣。」

生子之毒

俗以男子為子，女子為女。而古人對於所生，不論男女，輒曰子。蕭石友與鄭松軒產同里，賈同方。鄭挈眷僑滬，有年矣，一妻一妾如齊人，而多子。蕭子身，好冶游，久之，染徽毒，【俗名楊梅瘡。】幾殆，德醫以去毒藥水注射之，得不死。然病三年，醫藥之費不貲。一日，語鄭曰：「吾以病致貧，甚矣懣。」鄭曰：「惡，是何言也？予之懣，尤甚於君。」蕭大愕，請其故。鄭曰：「君惡疾已瘳，今果悔過自新，不再狎邪，所入足自給，則後此皆優游之歲月矣，復何憂！況君未授室，毒亦及身而止，不至遺傳子孫也。且貪色，性也，不足病。予則何如，男女九人，皆未成童，衣食學婚之需當若干。此九人者，幸而成立，則亦已耳，然予已受終身之累矣。否則及其長成，各有孳乳，生生無窮，遺害社會，永為巨蠹。生子之毒，蔓延若此，不又倍蓰於君之徽毒耶？故與其娶，毋寧嫖。」

竭力致身

金奇中，某縣人，邑故僻陋，古之在夷者也。邑人常老死牖下，罕有至旁郡國者，都會士女之丰昌，不得見也。奇中從其父居於鄉，年及冠，乃讀性理書，既婚，頗持不二色之戒，且足跡不出五十里。及壯而有戚至自都會，導之出游，謂可一擴見聞也。乃南游江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窺九疑，浮於沅湘，北涉燕、趙，觀光於上都。既而航海東南行，及於滬，止焉。稅駕逆旅，漸出而游覽。滬故多女閭，顏色之姚冶，衣飾之麗都，為通國冠，游者歎觀止。奇中亦顧而樂之，日與其戚涉足焉。凡長三，么二之妓，及其娘姨大姐，靡不有所眷，蓋幾人人而悅之矣。居三年，所眷逾百人。

戚有友湯頤瑣，端人也，亦嘗讀宋五子之書。一日，遇奇中於途，與之談，甚洽。自是恆相過從，越三月，疏矣。奇中惟日以狎邪為樂，或語之曰：「子幼時入塾，不嘗讀《語論》乎！『賢賢易色』何謂也？」奇中曰：「予亦惟以事父母之道竭其力，以事君之道致其身耳。」

天足

宣統朝，天足盛行。天足者，婦女不纏之足也。然有昔已纏而今弛其纏者，驟觀之，與天足無異，實則束縛已久，十指不舒，其形貌，未能屈伸自如也，辨其行步，即知之。金奇中曰：「此非天足，乃天足耳。」天，狀其形也。然已纏而放，究亦自好者之所為耳。

排泄

排泄，發舒之謂也。人體之所排洩者：炭氣也，痰也，汗也，精也，糞也，溺也，屁也，月經也，皆是也。金奇中好滑稽，與諸丹民雅故，每過從，輒諧謔。一日，諸語金曰：「君以厭世而憤世，所語多不平，是亦排泄之一也。」蓋竊笑其放屁耳。金曰：「予之言自口出，君之言非亦自口出耶，排泄之謂何？」

生產事業

晚近以來，朝野上下，以國富日減，財源日涸，無論為公為私，輒有舉借外債之說。金奇中習聞是說而憂之，有年矣。謂貸資以興生產事業，如開礦工，設工廠則可；反是，則有害而無利也。宣統己酉春二月朔，為奇中長子納婦之日，奇中家固貧，先期貸人千金為婚費，方引以為憂，與懷獻侯言之。獻侯曰：「郎君將製造國民，來年君可抱孫矣，則亦生產事業也，與開礦山設工廠無以異，庸何憂！」

蘇嘉人之情誼

江蘇各屬之在江南者，為蘇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鎮江、太倉，曰蘇五屬。在江北者為江寧、淮安、揚州、徐州、通州、海州，曰寧六屬。浙江號稱兩浙，人之恆言，於寧波、紹興、台州、金華、衢州、嚴州、溫州、處州八屬曰浙東；於杭州、嘉興、湖州三屬曰浙西。江蘇蘇五屬與寧六屬，以風俗言之，大異。其人民相遇，遂至情意隔閡，而彼此視若途人矣。

蘇州、嘉興分隸兩省，而壤地相接，風俗語言，固無不類似也。姻婭師友，彼此互有之，相親相愛，其心目中不視之為兩省也。

至若蘇人之視江北，嘉人之視浙東，輒以風俗語言之截然不同而多所扞格。大庭廣眾，彼此齟齬，輒淡漠視之。而蘇、嘉人乃轉暱，蓋風俗語言相類之故也。蘇州戴藝邠太守錫鈞官吏部時，嘗語嘉興吳調卿廣文仁均曰：「吾蘇人之於嘉人，情誼相聯，若有服之中表兄弟也。江北各屬，則視為無服之族兄弟而已。」吳曰：「吾嘉人之於蘇人及浙東，亦如是。」

以禾音讀毛詩

宣統時，朝野上下，盛唱振興教育之說。然學校實未徧設，類以私塾改之。嘉興北門外有塘灣鎮，密邇郡城，戶口繁盛，有初等小學校焉。學童十數人，環坐左右，一師督之。一日，有客過其門，聞書聲，駐足聽之，有三句，若曰：「王八騎馬，親家騎驢，就是騎你。」異之，意初等小學國文教科書之字句雖通俗，似亦太不雅馴，亟進而與師言，相問答，就視學童所誦之書，則《毛詩》，非國文教科書也。三句為「黃駁其馬，親結其禡，九十其儀。」蓋禾音固如是耳。

客帝客官

光緒庚子以後，排滿之說日盛，見之日報雜誌者，不可勝數。章太炎著《煊書》尤斥之，至稱德宗為客帝，蓋言其以滿族而入主中夏也。蕭山姚緒生茂才宗舜聞之，乃曰：「惡，是何言也？今方有昌言大同主義中外一家者，何所嫉於滿而客之，況族異而種固同乎？且即以其本非國人言之，亦自無害，蓋官吏之不能筮仕本省，在明已然。準以此例，則宰治全國者，自不能求之於大多數之漢族中，而必外國人矣。雖為滿族，亦奚害焉？今惟責其改良政治，斯可矣，客帝之名，甚無當也。且帝而曰客，則各省官吏，皆可稱之曰客官矣。」【俗以他省之官吏因事至此省者稱之為客官，別於此省固有之官吏也。此則借用。】太炎，名炳麟，一字枚叔，浙江餘杭人。

集四書為新婚趣聯

有為塾師者，曰胡苕涓，設帳數十年，性好詼諧，毫矣，記憶力頗強，而四子書尤爛熟於胸中。蓋授徒既久，於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日夕聞其學童之誦讀也。一日，其友許星齋納婦，往賀之。及夕，開宴，苕涓酒酣興至，輒作一聯以贈之。聯云：「有婦人焉，赧赧然，強而後可；我丈夫也，洋洋乎，欲罷不能。」蓋集成句以為之也。

學俞曲園拚命

德清俞曲園學使樾著作等身，曾文正嘗言其拚命著書。有馬鳴伯者，善讀書，常得間，有所獲，輒筆之於冊，一日十二時偃伏案，晨五時已起，夕十一時始寢。興之所至，雖夜已三商，輒起而篝燈，不假思索，奮筆疾書，滔滔不自休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有時輒咿唔作聲，蓋自吟自賞也。其婦苦其擾，不得睡，嘲之曰：「卿欲學曲園之拚命，一旦不諱，亦自貽伊戚耳，夫誰尤？其如我之不願為未亡人何！」乃強曳之寢。

暑假

晚近士大夫，頗知仿效西法，其團體之治事也，有定時，以某時始，以某時終。雖不必有寒假，而暑假則類有之，以其時炎歊逼人，宜事休憩也。某年，暑假中大雨時行，可御袷衣，一人曰：「今歲無暑而有假。」一人曰：「此誠可謂之暑假矣。」其意若曰此時之暑，假而非真，亦暑假也。

清風徐來

有自稱徐二先生者，其名即為徐，字不速，僑居寶山之江灣。江灣鐵道達吳淞，有夜車。吳淞有賓萌周任甫者，徐之友也，久不見矣。宣統己酉夏六月之某夕，徐忽附夜車訪之，周大喜，曰：「君真不速之客也。」因留之信宿焉。一日，周與之散步於曠野，時當斜日西下，歸鴉在林，時徐手持大葵扇，彳亍江濱，周語之曰：「君徐徐而行，宜清風之得以徐來也。」

林氏多材

徐秀民嘗與林重夫閒話，談次，臧否人物，而忽太息曰：「何人才消乏之至於斯極也？」重夫曰：「惡，是何言也？第言寒族，人才亦自不乏，林文忠公固尤著於時者也。即以林爽文而言，雖為乾隆時之亂黨，而能號召群氓，進陷彰化諸郡，固亦草澤之英雄也。晚近以來，則有名宦之林啟，陸軍之林述慶，文學之林紓，政法之林萬里、林長民，且伶界有林響卿、林步青，妓界有林黛玉，非亦為世所稱者耶？吾林氏之多材【材與才同，《書》：「任官惟賢材。」】若此，以一姓而概萬姓，尚何消乏之是憂乎？」秀民曰：「君家之多材，以姓林耳。林字去一捺為材，宜賢材之多也。雖然，君家文忠之所以克享大名為婦孺所知者，亦以名則徐耳。則徐者，固效法於寒族也。」

回湯豆腐乾

豆腐，以黃豆為之。造法：水浸磨漿，濾去滓，煎成，澱以鹽鹵汁，就釜收之，又有入缸以石膏末收之者。相傳為漢淮南王劉安所造，名曰黎祁，一曰來其。既成為豆腐矣，加以醬油而煮之，即縮而硬，曰豆腐乾。杭州天竺山市所售者，頗著名，進香之士女恆購之。至日暮不售，則再煮之，曰回湯豆腐乾，質益硬，味益佳矣。余伯奇嗜之，每至杭，輒購之以貽湯吉甫。吉甫亦啖而甘之，恆以為下酒物。嘗語伯奇曰：「食回湯豆腐乾而不以為美者，真天下之不知味者也。」

吉甫初與伯奇同在某公司為秘書，未幾，吉甫以故引退，閒居於津，有強其筮仕者，卻之，其天性固高尚也。然以貧故，又不能家食，伯奇乃為之言於公司之主者，謀使復理舊業。主者曰：「此君姓湯，若再來，非回湯豆腐乾乎？」伯奇曰：「回湯豆腐乾，質雖硬，味自佳，君試嘗之。」主者諾。於是吉甫遂為「回湯豆腐乾」矣。

張冠李戴

京師內外城之街道，有官廳，為汛弁辦公之地，受轄於步軍統領，俗所稱為廳兒上或堆兒上者是也。有兵役，司灑掃，廳前必懸數帽，夏羽纓，冬緯纓。蓋兵役時或他出，居守者輒僅一二人，遇步軍統領及左右翼總兵並各上級官至，必站班，而倉卒間不能得多人也，則強執途人使立於帽下。所懸之帽本甚低，人行近之，適覆其首，乍觀之，不辨其人之是否冒充也。陽湖楊赤玉主政瑜統，在京時，一日，乘車出，至鬧市，居守之人語其御者曰：「二哥【都人儕輩相呼必曰二哥，以大哥有所諱也。】借光。」於是即頂帽而立，俟顯者過，始駕車行。赤玉曰：「此真張冠李戴矣。」

湘人量大

傢【本音象，今讀如家。】伙，俗以言器物也。喫傢伙者，言人之被撻於市朝也。飲與食皆曰喫，有受人之意。以撻人每用械，故曰喫傢伙。俗又謂器物曰東西，則見之於《免圖冊》。蓋以物產四方，約言東西，正猶史紀四時，而約言春秋耳。然東西二字，大小之器物皆賅之，傢伙則多言大而少言小。可喫之物，必曰東西不曰傢伙，而長沙俗諺之於喫物也，則曰喫傢伙。林滬生曰：「於此，可見湘人之量大也。」

始祖鳥

祖一飛有足疾，必匍匐而行，就診於西醫而愈，然猶延緣壁間，未能植立也。一飛好詼諧，一日，遇一客於友人許，問其姓，曰：「孫。」其人還叩之，一飛曰：「吾不敢言，言之滋不安。」其人固請，一飛曰：「吾姓祖，對於君，則不敢言耳。」孫曰：「君字一飛而未能冲天，殆始祖鳥乎？」蓋始祖鳥者，為最古之鳥類，其化石於中古侏羅紀中發見，大如鳩，形狀在今之鳥類與爬蟲類之間，兩顎有圓錐形之齒，脊椎骨形狀亦異，尾椎多至二十一，椎各二翼，翼各三指，指各具爪，故持進化論者據以為鳥類自爬蟲類進化之證。孫以此譬之者，謂其不良於行，有類爬蟲耳。

富貴不能淫

懷獻侯嘗言黃保如太守之於其婦相敬如賓，夜常宿外室。某勸其置姬侍以自娛，則曰：「吾遇婦女曉妝散髮時，心中輒作惡也。」然保如實天閹，此飾辭耳。某退而語人曰：「富貴不能淫者，為大丈夫，黃君足當之矣。」

一樂一痛

宣統己酉秋七月，善化陳某新婚。其友章某善詼諧，集晉王右軍《蘭亭序》句為聯以贈之，聯曰：「信可樂也，豈不痛哉！」

蔣少卿欲推陳出新

蔣少卿，寒士也。方三十餘歲時，以寢興衣食需人侍奉，納一妾，曰陳楚楚，非徒為娛樂計也。越十年，以其妾漸老而厭之。或以增購一姬為勸，輒搖首弗答。詰之，則曰：「余之財力精力皆患不足，焉能有所增益乎？楚楚果能背余而途者，則在彼固自有自由，而余亦可推陳出新，以羊易牛矣。」

乃乳文娘

貧婦就傭於人，以乳哺主家之子女者曰奶娘。蓋俗呼乳曰奶，即以古之孀字通之也。然奶字實當作乃乳文，音乃，乳也。奶娘之言曰乳母。舊律以父妾哺乳者為乳母，見朱子《家禮》三父八母服制條。母字，固對於父而始有此稱也，受傭之乳婦，實不宜以乳母稱之。

施省吾有六子，一妻所出也，傭乳婦六人，皆蘇鄉之少艾，美而豔。客有訪省吾者，見之，疑為其姬侍也，問之曰：「君何修而有如夫人者六人？」省吾大詫曰：「余惟守一夫一妻之制耳。」客曰：「此六人者，非尊寵耶？」省吾曰：「是皆兒輩之乳母耳。」客曰：「父妾哺乳者為乳母，彼既為令郎哺乳矣，君即目之為妾，亦奚不可！」

桐鄉誤同鄉

同鄉，同里之人也。其後擴而充之，凡同省者皆稱同鄉。浙江人之在江蘇也，嘉興府屬與溫州府屬，雖道途相距千里有奇，語言風俗，亦皆隔閡，然同在江蘇，彼此往來，固皆認為同鄉也。董詢五齡尹宗善，為嘉興之秀水人，以生長於桐鄉之梅涇，遂操桐語。及長而僑居江蘇之上海，亦有年矣。宣統己酉秋七月，赴其友延秋之會。席次，遇永嘉周某，既展問邦族，周曰：「吾二人為同鄉也。」董亦從而和之曰：「同鄉。」席末有魯人俞姓者，雖與董相識，然僅知其為浙人也。至是，乃語董曰：「君固桐鄉人，宜操桐語。」董曰：「敝縣實秀水，惟嘗僑居桐鄉，今與周君言同鄉者，謂同為浙人耳。」蓋俞以同鄉而誤為桐鄉也。

臨況

況鶴山與林翔仲善，同居漢皋，旬日必數晤。忽以事，有違言，不相見者三閱月，蓋宵小所搆也。已而況悟為奸人之讒，欲修舊好，遂策騎訪林。林大喜，坐定，語況曰：「君今臨況，幸甚。」越日，林答謁，方入門，況曰：「今日君來，誠所謂臨況矣。」蓋又以林與臨之音相同也，乃相與大笑，盡歡而別。

大小前後

金奇中好滑稽，林重夫與之習，久而效之，亦喜作諧語矣，且每互謔而互諛也。奇中與重夫嘗服務於某局，局之辦事室後有偏舍，為同人大小遺之所，倣西式。一日，重夫方奏廁，奇中以溲往，遇之焉。奇中曰：「子大而我小，即此見之矣。」重夫曰：「豈敢，子前我後，子絕塵而奔，我終望塵莫及矣。」奇中曰：「子何謙也，我倨而子恭，我滋惡焉。」

門中一龜

王某與陳某善，一日，王倚門眺遠，陳過其門，趨而與之言，又問之曰：「今日事大急，因有人析產，託予代書分單，析產時必拈鬮，鬮字如何書寫，倉卒忘之，敢問。」王曰：「門中一龜是也。」

五官七竅之妙用

有某者，喜滑稽，嘗言人之五官七竅皆有用，惜所生之地不當，眉當生於指，可作牙刷；耳當生於腰，可懸囊橐；鼻當倒生，可插箸；眼當以一在後，可作兩方面之觀察；肛門當生於背，兩中行路，可插傘，不至累手。

人皆笑我老

有字梅軒者，佚其姓名，嘗有自述詩，滑稽可喜。詩云：「人皆笑我老，我亦不計較。寄語少年人，應慮無人笑。」

贈跛人聯

有為聯以嘲跛子者，頗極形容之致，聯云：「世路盡羊腸，行行又止；先生移鶴趾，飄飄欲仙。」

贈阿毛聯

上海有林桂英校書者，名噪一時，滬諺所稱時髦信人者是也。其侍婢曰阿毛，貌絕佳，一時名士與結不解緣者有八九人。某太史與阿毛尤稱膠漆，太史曾戲以兩聯贈阿毛，其一曰：「史記深入不，詩云德輶如。」其一曰：「萬古雲霄爭片羽，幾人性命等輕鴻。」

贈大鼻者詩

有為詩以贈大鼻者，詩云：「大鼻人間有，先生獨不同。巍然一寶塔，倒掛兩煙囪。親嘴全無分，聞香大有功。湖南發噴嚏，江北雨濛濛。」

改李白詩句

唐李白詩有「小時不識月，呼作白玉盤」二句。或戲改之曰：「小時不識雨，只當天下痢。小時不識雷，只當天放屁。」

滑稽謎

陳鐘梵嘗設謎社，有二題，皆射四子書。一云「淫婦」，射「善與人交」一句。一云「尋花問柳邂逅美人」，射「弔者大悅」一句，弔字作弔膀子之別解耳。弔膀子者，男女相悅，眉目傳情，以相挑逗之謂也。

賢者樂此

有老年脫齒者，一日，赴友人宴，同席好談諧，見其食時脣翕張，而中央之齒無矣，戲之曰：「天下固有無恥之徒耶？」其人笑而應之曰：「賢者然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」蓋以「恥」叶「齒」，以「樂此」叶「落齒」。

小兒沈友蘭

漢醫之分科也，其二大別，曰內科，曰外科。析言之，曰婦科，曰兒科，曰眼科，曰喉科，曰瘍科，曰傷科，曰毒門科。以醫為業者，其市招必大書特書某某某【姓號也】某科。

兒科，一曰幼科，又曰小兒科。沈友蘭者，小兒科也。懸壺於京，有年矣。一日，有人延診，遣伴走書告之。書之封面，備書小兒科沈友蘭字樣，匆匆下筆，漏寫科字。伴亦喜作諧語者，入門時，大呼曰：「小兒沈友蘭在家否？」友蘭怒，拳之，伴指封面示之，曰：「非我慢君也。」友蘭始無言。

杜撰杜造

俗以事不合格者為杜撰。杜之云者，猶言假耳，如自釀薄酒曰杜酒是也。蓋以《道藏》五千餘卷，惟《道德經》二卷為真，餘皆蜀道士杜光庭所撰，故曰杜撰。後又轉而為杜造，則不專言假，而有以杜釋自之意義矣。藥肆市招曰杜煎諸膠，毬肆市招曰杜織毛毬，猶言自煎之膠、自織之毬也。濱州杜某嘗挈其八齡之子訪友於濟寧，一日出行，遇周某、王某二友。王不知八齡兒之為杜子也，詢之周，周曰：「此杜造者也。」王曰：「貌不甚肖其父，得非杜撰者耶？」

楊朱墨雀

上海楊東山孝廉逸善畫，長於山水，涇縣翟孟舉文學善書，遠追漢魏。烏程周夢坡廣文慶雲嘗介其友某以縑素分致，乞楊作著色圖，乞翟作盈丈聯。蓋某與楊、翟故相識也。某乃語周曰：「楊朱墨翟之道行於周矣。」蓋圖之著色必施朱，聯之作字乃加墨也。

城北徐公

徐玉弓僑寓上海，屢易其居，十年而九徙。其寓廬輒有門條，大書「城北徐公館」五字。城北徐公四字連書，館子之上空一格。城北徐公，齊之美麗者也。見《國策》。趙伯英異而詢之，曰：「君何自以為美也？」玉弓曰：「噫，是何言也！吾向持平主義，雅不喜如俗之以爵秩自炫而自稱公館。然人情勢利，非此稱，又恐為他人公館之奴僕所藐視。「公」字、「館」字故不相連屬也，若曰徐公之館耳，不作為公館解也。」

壽頭

有壽某者，頭長而額長，額之上端突如也，略如世俗所繪之壽星，古貌古心，見之者疑為羲皇上人，而無不肅容對之也。裘吉甫好諧，語趙達觀曰：「彼雖壽頭，實具壽者相也。」

詠眼鏡詩

晚近以來，戴眼鏡之人日有增益，有人詠之云：「長繩雙耳繫，橫橋一鼻跨。」或云：「終日耳邊拉短絛，何時鼻上卸長枷？」

身有時憲書

有年老病多者，遇節氣輒發，人謂其身有時憲書，蓋一年二十四節無不發也。

身有自鳴鐘

吸鴉片者日久癮深，日不能間，即時刻亦不能稍差，人謂其身有一自鳴鐘也。

仰事

仰事俯畜者，上以養父母，下以養妻孥也。宣統時，物價日昂，生計日絀，其恐慌情形，幾徧於通國矣。於是中下社會之人，竭一身之歲入不足自給者，十而八九，遂有藉妻女賣淫之資以為補助者。金奇中聞而憫之，且曰：「此亦仰事之別開生面者也。」

稻香村

新城粳稻，風吹之，五里聞香，見魏文帝書，商店之以稻香村名者以此。稻香村所鬻，為糕餌及蜜餞花果、鹽漬園蔬諸食物，盛於蘇，蘇人呼曰青鹽店。金奇中曰：「蘇鄉婦女美而豔者十之九，亂頭粗服，楚楚有致，以天足故，皆從事田作，稻花自因之而香，不僅可聞五里也。」

知白守黑

湯迫遲以徐仲山之眷一妹，美而豔，長身天足，而膚色甚黑也，為之命曰黑娟，作詩以贈之，且曰：「仲山可謂知白而守黑矣。」詩曰：「蟻徑閒穿九曲珠，羨君出手便成盧。貽來玖【玉之黑色者曰玖。】佩逢真賞，詠入緇宜與俗殊。漫事防閑宜署劄，【墨魚也。】非關愛屋只緣烏。微勞獨冀垂青眼，拒鬯期為二占圖。【拒，黑黍也。拒鬯、二占斷章取義於《尚書·洛誥篇》。】」蓋全詩均切黑字也。

一舉兩得

鄭子展以其婦有孿生子，設湯餅筵。客有善謔者往賀之，入門，揖子展而言曰：「君真一舉而兩得也。」

偷兒行樂圖

有詠梅花詩者云：「三尺短牆微有月，一灣流水寂無人。」或見而笑曰：「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。」

童子美人

昔有「童子敲桐子，桐子不落，童子不樂」之絕對，後忽有人對云：「美人做米人，米人弗尚，美人弗笑。」

力求平等

儕輩書札往復，通稱仁兄。晚近以來，乃有子稱父為仁兄者，某大令【廷試之留學生授縣令者。】是也。有父稱子為仁兄者，某太守【江西候補知府。】是也。金奇中聞而大愕，或曰：「是何足奇，四萬萬之為同胞，人之恆言也。且耶教牧師之演說，不又嘗曰諸位兄弟姊妹耶？殆亦力求平等耳。」

最親暱之同胞

四萬萬之稱同胞，蓋統男女而言之也。姜次村則曰：「同胞中之最親暱者為夫妻。蓋他人僅同坐、同立、同行、同飲食而已，夫之與妻，則又同眠於一榻也。」

朱源於孔

錢塘朱劍芝二尹景彝有子曰祖懋，字西二，幼聰穎，好學。孔然齋愛之，字以女。金奇中聞其結婚而語劍芝曰：「紫陽、曲

阜，宜室宜家，孔道至是，得朱子而當益昌矣，孔之時義大矣哉！」因撰聯以賀之，聯曰：「居室為人之大倫，一脈真傳，朱源於孔；宜家乃日有餘慶，百年偕老，夫實其妻。」讀者試以上聯詳味之，當自悟。劍芝為杭州大井巷朱養心藥室主人書家研臣提舉大勳之子。然齋，名憲榮，鄞縣人，杭州清河坊孔鳳春香粉店，其所設也。入夕，有人闖房，或為聯曰：「舞臺上大起風潮，講男女平權，演柔軟體操現象；戰鬥員研究倫理，有密切關係，振國民強種精神。」又曰：「或取諸懷抱，晤言一室之內，或因寄所託，放浪形骸之外。」

鴛鴦鸚鵡

某叟有子，自幼聾啞，恐無與聯婚者，乃抱一幼女為養媳。及長，行合巹禮，某集唐詩為聯以賀之曰：「鴛鴦生小曾相識，鸚鵡前頭不敢言。」

母配孟德

有以母壽設宴受賀者，或贈以幛。其幛文曰「德配孟母」，蓋置於匣中之四金字也。懸時，顛倒其文，則為「母配孟德」矣。

開戶同人

有男女學生皆畢業於學校之文科，而以文學優美者稱於時，自訂婚嫁者。合巹之夕，相約以本地風光各述成語，代定情之篇什。女曰：「牢人開戶。」男不待思索而隨口應之曰：「與我同人。」此二句，皆見漢人焦贛所著之《易林》，妙語天成，且甚切合。

人賤物貴

價多曰貴，價少曰賤，宣統時之物價，較之同、光之交，間有貴至逾倍者。甬人周春泉，生於道光壬辰，同、光間，賈於滬，歲獲傭值千金。光緒己丑回甬，至宣統庚戌，年七十九矣。貧不能自存，又無子，復作滬游，覓生活，久之無所就，困頓逆旅中。一日，將買油灼檜代午餐，詢其值，則云錢十文，為之擗舌不下而歎曰：「吾曩在滬時，三錢可得之，今何若是之昂耶？吾以謀食來，乃欲求數金之月俸而不可得，諺固有『人老珠黃不值錢』之語。然即人賤物貴，何亦竟至是耶！」

人人親其親長其長

攀援依附之風，俗所恆有，而官場為尤甚，是以官場親戚為最多。「親戚」二字，古人於父子兄弟皆稱之，後則專以母黨妻黨之戚屬為親戚，然亦就直接者而言也。若間接者，則鮮以姻相稱。至於官場，則即間接而又間接者，亦皆以姻稱之。例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八姓，趙與錢，錢與孫，孫與李，李與周，周與吳，吳與鄭，鄭與王，各為直接之親。而趙之於王，乃亦以姻稱之。慈谿沈師橋之沈氏，子姓繁多，男丁可十萬人，有「十里不問姓」之諺，言十里內皆沈姓也。有名同仁者，好結納，而記憶力甚佳，於慈谿邑之人無不以姻聯之。蓋於某房之與何姓有連，皆知之也。又老伯之稱，必施之於父及胞伯叔之友朋，晚近以來，則於與族伯叔之交者亦稱之。然此為同姓，猶可言也。李某中書官京師，一日，赴公宴，遇宋某，問李以貴衙門，李答之，宋即肅容而稱之曰老伯，李愕眙。宋曰：「吾之師王某亦中書，公與吾師同官，分在則然耳。」王與李本不相識，更何論於宋，乃亦從而老伯之。金奇中曰：「合二事觀之，殆亦人人親其親而長其長之別解也。」

徐徐而行

有徐仲文者，從其兄孟平訪高晴川，皆徒行也。高之廬距徐之舍半里而近，越橋二，入一巷，而孟平不見仲文矣，蓋其行甚迂緩也。孟平至晴川家，坐定，而仲文始至。孟平讓之曰：「子何遲也？」仲文囁嚅而言曰：「《孟子》不云乎『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』，弟久聞之矣，不敢忘。且弟之於昆弟行也，次居二，徐徐而行，亦當然之事也。第二徐字為重文，古書於重文，恆於下一字作二，弟為徐二，自徐徐矣。」孟平聞言，乃大笑，晴川則語仲文曰：「君可謂恪守弟道矣。」

金亦保說笑話

金亦保好滑稽，談次，每諧謔雜作，機之所觸，不覺衝口而出，蓋舌尖而脣滑也。儕輩遇之，輒鬬之說笑話以為樂，如聞人之於紀文達也。一日，林重夫解苔之於懷獻侯許，詢之曰：「今日有笑話否？」亦保不應而微笑，重夫睨之，獻侯亦起而應之。亦保至是，乃狂笑，重夫、獻侯則同聲詰之曰：「君何笑而不話乎，今日果有笑話否？」亦保始曰：「笑話已有矣。」重夫、獻侯皆大愕曰：「君未發言，何笑話之有？」亦保又笑曰：「我笑而公等話，非笑話乎？」

施少蘭看洋廣雜貨

上海北四川路之僑民，以東西洋人及廣東人為多，其婦女皆天足也。自餘各省，亦間有之，土著則絕少。有施少蘭者，好天足，落拓不羈，常至北四川路三多里口之茶肆品茗，然不於樓上而於樓下，以來往之婦女多，可作劉楨之平視，不必倚樓俯察，以耗目力也。或問之曰：「君亦上流社會中人，盍不上樓品茗，而自褻乃知如此乎？」少蘭曰：「吾在此，看洋廣雜貨也。」洋廣雜貨之肆，北四川路亦多。

陳鶴卿自願常年病店

有病店而久未瘳者，曰陳鶴卿，已五閱月矣。其友汪牧村往視之，鶴卿好詼諧，語之曰：「吾之疾久而不愈，固亦厭苦之，今日自揣，其將為常年之店乎？果能半年發冷，半年發熱，而冷熱不相間，且冷熱進行之期，適與天然之寒暑相反，夏則吾冷，冬則吾熱，則吾不惟不畏店，且喜有此店而於避暑禦寒之具，悉可屏除，非亦寧人息事之一法耶。」

舅舅

周叔康喜詼諧，而又好上人。一日，遇程弓文於王伯陶許，語又文曰：「君宜稱我為舅舅，不當以平輩之稱謂相加也。」蓋叔康以俗稱婦之兄弟曰妻舅，而妻舅之妻舅為舅之舅，故欲其稱舅舅也。

毋許招貼

凡巨室之有峻宇雕牆者，每有「毋許招貼」四字揭之於壁，蓋禁止商肆之往貼市招也。然以「毋」字誤寫作「母」者，往往有之。一日，有持市招而往貼者，主人見而怒曰：「汝不見牆上字耶？」則曰：「君家母夫人已許我矣。」又有一人貿貿然登其堂，主人出阻之，問將何為，其人曰：「君家母夫人明明揭有廣告，招我至此，而尚可予以津貼也。」主人大怒，呼警兵逐之。

召租

曠安宅而不自居待人賃者，必以「召租」二字揭於門，以便問舍者之進而相屋諧價也。然誤書「租」字為「祖」字者，所在有之。江寧朝陽門內有王姓者，詩禮之家也，亦誤書「租」為「祖」。一日，有頌白叟自鄉至，詢賃值，對答間，王有倨傲之色，叟詈之曰：「灰孫子，何藐視我！」王曰：「子何言？」叟曰：「汝固明明標明召租也，我今至矣。汝非灰孫子而何！」

君子自重

有龍陽君至京師，以為北人好男色，必不虛此行也。一日，就浴於澡塘，欲得利市。浴畢，隨眾裸坐，方薰香剃面，極意自炫，瞥見便旋處揭藥一紙，有「君子自重」四字，曰：「休矣。」悒鬱而出，蓋誤解也。

補缺

俗稱候補官吏之得真除者，曰補缺。榮伯華美丰姿，以佐貳需次於粵，十七年而未得題補一缺。佗僚無聊，惟日以散步坊巷自遣。一日，過一家，見有中年婦方倚門，遇榮，睨之而笑。榮惑焉，誠之於其鄰，孀也。越翼日，又遇之，招之入，留膳焉，託以終身，自是遂時相往來。期年，而實行再醮矣。伯華乃語其友成仲福曰：「予今日補缺矣。」

陰陽男女

曆有陰陽之別，而俗以男女分屬陰陽。有旅居南洋之荷屬為甲必丹者，曰招庸，以與荷人往還，故每遇陽曆改歲，輒與外人往來酬酢，為賀年之舉。而其婦狃於中土之習慣，必至陰曆新年始出而謁客。姚宗舜曰：「男以陽曆賀年，女以陰曆賀年，陰陽各得

其宜，不相混也。」

疑年

宣統辛亥冬十二月，楊理齋年七十六矣，與蔣松孫遇於滬上之青蓮閣茶肆。理齋問其年，松孫曰：「吾自亦疑年矣。」理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松孫曰：「聞將有明詔改陽曆，若以陽曆計之，吾為七十七，然今固猶行陰曆也。」

老老婆

老婆，猶言老婦。宋王晉卿詩：「老婆心急頻相勸。」謂老婦之主持家事者。今俗稱妻曰老婆，則亦以其持家故也。而又有稱人之妻曰大夫人者，若小夫人，妾也。見釋法顯《佛國記》，恆水上流有一國王，王小夫人生一肉胎，大夫人妒之。

妻稱夫人，妾自可稱小夫人；妻曰老婆，妾自可稱小老婆矣。金奇中有妾曰季巾，北產也，性聰穎，識字，給事左右，能如其意，嘗為其整理圖史。一日，為奇中代書信函之封面以與其友，其友見而問之曰：「此殆君之小夫人所書乎？」奇中曰：「老老婆耳。」蓋以其年長，故不曰「小老」而曰「老小」也。

各以一人試之

王菊軒娶妻久不育，將娶妾，商之於妻，妻不答。一再商之，則曰：「此不知是誰之過，其各以一人試之，可乎？」

令尊小兒

甲謂乙曰：「吾輩頃無事，盍在此作手談。」乙談曰：「人數不足。」甲曰：「令尊我，小兒你，非四人乎？」

禱阿爺為龜

兒問母曰：「世之最長命者何物？」母曰：「莫若龜。」兒曰：「然則吾禱阿爺為龜。」

賢債

世俗於晚輩之稱謂必加賢字，如師之於弟，則稱賢契；翁之於婿，則稱賢倩是也。賢倩之稱，別有解釋，蓋賢字去一八為賢，倩字增一八為債，故賢倩者，賢債也。

我朱孔陽

朱西二既娶孔保如為室，三朝，客有鬪房者，誦城東七十七翁題春冊詩以告之曰：「乾坤大父母，二氣相綱緼。洪鑪雖未開，橐籥先具陳。摩盪任其勢，元牡丹水溫。否泰會其時，融洽身中春。一絲絕不掛，聖賢露其真。無此大撮弄，世界焉有人？鴻濛開闢日，造化費經綸。奈何癡兒女，昧茲生死根。」誦甫竟，旁有一客繼起而述一聯曰：「吾嘗聞一賀新婚之聯矣，其聯曰：『相對殖民，自由研究；雙方同意，積極進行。』孔子之道大矣哉！」西二聞之亦大笑，乃述《詩經》語以答之曰：「我朱孔陽也。」孔，大也。陽，鮮明也。

時勢造英雄

名伶時慧寶生男，彌月，開湯餅筵，賀客致辭祝之。或曰：「此真時勢造英雄也。」

馬不奇

某甲善詼諧，席次，遇客，問何姓，客曰：「姓馬。」甲曰：「奇哉，奇哉！」各曰：「馬姓非僻，何奇之有？」甲曰：「馬不奇，【騎字諧音，下同。】尚誰奇耶？」

楊梅窗

有楊某者，乞某名士題號，以字雅為囑，某曰：「雅莫如梅。古詩云：『一窗晴日映梅花。』雅甚，字曰梅窗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人乃合其姓而呼之曰楊梅窗。

飲鳩

新劇家將登場，劇有宴會一幕，因語後臺經理曰：「今夕願君特備真食品，吾吾飽啖，幸勿更以木片紙團相餉也。」後臺經理曰：「諾，惟末幕中君須飲鳩而死，亦須以真者上場否耶？」

生吞仇敵

某甲貧甚，日食惟豆腐一盞。或問曰：「君日食豆腐，恐三月不知肉味矣。」甲曰：「肉乎，肉為仇敵，豆腐乃視如性命，日食不厭，實愛憎之所係也。」他日，鄰人召飲，甲恣啖肉，而於豆腐則不下箸。或又問曰：「君以豆腐為性命，以肉為仇敵，今乃反是矣。」甲曰：「否否，仇敵當前，誓生吞之而後快，雖性命有所弗顧也。」

寫照者

畫師為其友繪小影，手攜一犬。畫成，因題其上以戲之曰：「此即君之寫照。」友得圖，懸之壁，設筵宴客，見者無不笑，畫師意大得。及審視之，則已添一者字矣。

放大

某久病面瘦，服滋補品而未效，求計於友。友曰：「盍不往照相館，令其放大耶？」

不能發言

某童新入校，師謂之曰：「課室規則，上課時不能發言，其識之。」童承命而退。其後上課，問以所授功課，再三不對，師乃厲聲曰：「爾其聾乎，胡不答？」童曰：「師固云『上課時不能發言』也。」

一一成三

算術教員教兒童以加法曰：「一與一相合，則為二。」童曰：「先生誤矣，是將成三耳。」師叩其故，童曰：「吾家一兄與一嫂相合，未幾而添一小兒，非三而何？」

瀑布噴發

地理教師語學生曰：「地球之有赤道，猶人身之有腰帶也。腰帶以上為赤道北，腰帶以下為赤道南。」又曰：「半島者，半端連大陸，半端無所依附者也。」又曰：「瀑布者，凌空之泉水也。」生一一識之。一日，生欲溲，作坐立不安狀，師詢之，生曰：「赤道以南之半島，將有瀑布噴發耳。」

牛皮作用

某生問物理學教員曰：「凡物，有於冬日澎漲者乎？」教員曰：「熱漲冷縮，物之公例，要惟水與牛皮，遇冷則漲耳！」生乃出其凍瘃之手曰：「然則予手何一漲至此？」教員支吾曰：「是殆牛皮作用也。」

毛子水子

南昌有妓二，一名毛子，面微有麻；一名水子。羅伯誠戲集《毛詩》成聯語贈之，毛子云：「毛猶有倫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；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，將翱將翔。」水子云：「水哉水哉，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；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，如此良夜何？」